《三角姊妹》---------寫實愛情故事

作者: 馬域克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第一節：不厭其煩的稱呼（尤仙妮亞篇）

「Lesenia！」此時正值午飯時間，我的上司Steven在員工休息室內叫著我的名字。
「甚麼事？」我皺著眉頭說。
「今天來了一位新同事，她是Mabel，當你離職後她會接替你的位置。」接著Steven便示意她走到我面前，並對她說：「Lesenia是這裡的大師姐，這數天你也是跟著她，有沒有其他問題？」
「嗯！」她點了點頭，及伸出友誼之手：「你好，Lesenia師姐，我是Mabel，請多多指教！」
我看她友善的樣子，我也不得不伸出左手配合。
「那交給你們了，一會兒有人來應徵，這次由我負責接見，再見！」Steven說罷，我們還來不及道別便匆匆離開休息室。

每當有人稱呼我作Lesenia時，我也會皺起眉頭，但這個動作我已習慣多時。其實我非常介意別人這樣稱呼我，尤其是朋友，但現在是工作便別無他法，只是不能接受的是我在這公司工作差不多四年時間，還沒有人懂得讀我的洋名。其實我的名字是Llesenia，是西班牙文，Yesenia是這個名字另一個寫法，但我比較喜歡兩個L在前面。懂得西班牙語的人便知道，兩個L連在一起是一個單子音，與英文有所分別。正如著名的西班牙品牌Lladro，中文譯作溢財是沒有錯的，而這個廣東音也與西班牙文發音接近。著名西班牙門將卡斯拿斯（Casillas），為什麼內地把他譯作「卡西利亞斯」而不是「卡西拉斯」或「卡西爾拉斯」，也就是這個原因。由此證明香港的譯音其實是錯的，但這也難怪，要是這個是英文，讀法根本不會錯，但這個是西班牙人，當然是沿用西班牙語法。

盧詩雅是我的中文名字，與其同事們經常把我的名字讀錯，我真是很想對他們說：「你還是稱呼我的中文名字罷了！」但同事間大多數女性也有自己的英文名字，如要大家稱呼我的中文名字也有標奇立異的感覺。在環境不許可下，我只好隨波逐流，但這個代價可說是非常大，我要忍受這麼多年來被其他同事讀錯名字之苦，但幸好一星期後，我便可以脫離這種痛苦。
自己的名字考究過後，還得要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曾經當過零售業的我，現在任職於新界某大型商場的顧客服務員，由於公司規定二十五歲以上應徵者不予考慮，而我入職時已經二十四歲，但在職者到了二十八歲便要離開現時崗位，有些學歷比較高的師姐也被調回寫字樓擔當文職工作，而條件比較差的也會考慮轉為物業管理員繼續任職，當然也有些選擇離開。下星期生日後，我已經踏上人生中的第二十八個年頭，但我已決定在這天離開，尋找更好的出路。個人總是覺得，這個行業前途有限，既然自己有的是時間，倒不如嘗試出外闖一番事業。最近我還報讀了一級國際美容師課程，增值自己之餘也可以為未來的事業鋪路，一般美容護理產品的專門店入職條件也需要得到相關的專業資格才會聘請，而我下一份工作也鎖定為這些專門店的售貨員。
感情生活方面，雖然我與男友Wilson同居，但感情狀況也不算是穩定，這兩年間也是跟他離離合合，最近已是第三次復合了，下一次分手時也不知道是甚麼時候呢？

第一章第二節：面試（伊甸篇）

「我是黃敬賢，Edin，今年二十七歲，香港人，預科畢業，保安工作經驗大約兩年．．．」
「別說了！你所說的這些我也可以在履歷表看見。我來問你，你為什麼來應徵？」負責接見我的Steven說。
「我覺得這工作很有挑戰性，所以選擇來這裡應徵。」
說罷，我用凌厲的眼神望著Steven，顯示出一份無比的信心和堅定。
「那你知道巡邏時有甚麼事情需要注意嗎？」Steven問。
「留意店鋪櫥窗玻璃，留意顧客詢問，及留意設施有否損毀．．．」
「夠了！」此時Steven再次打斷我的話，我的身體立即崩緊起來。
他遲疑一會後問：「那我來問你，當你巡邏時，發現地上有一攤水，你會怎樣處理？」
「我會通知控制室，交由控制室同事幫忙通知清潔部同事跟進，自己需要留守現場，直到清理完畢才離開。」
說罷，我輕輕呼了一口氣。我望著Steven，他只是低著頭，望著我剛填下的履歷表，心想：「難道這次面試又失敗收場？」
當我正準備打定輸數時，Steven終於再次說話了：「請問明天下午你有空嗎？」
「下午？難道是第二次面試？不要吧！」我心想。當想到這裡時，我不禁汗顏，但始終也要回應剛才的問題，我說：「我沒有問題！」
「那麼明天下午到寫字樓取制服吧，合作愉快！」
這句說話猶如沙漠中的綠洲一樣，想不到過程相當順利。Steven說罷便立即伸出右手，我伸出左手配合後也不忘說了一句「謝謝」！但他反而問了一個無關痛癢的問題，這問題也有很多人問過我，他問：「其實你的洋名是怎樣串？」
「E–D–I–N！E–din，是一個中性的名字，也可以讀作Ed–in，這個是應用於男性的讀音，也是Edwin的簡寫，但我比較喜歡E–din這個發音。」
「很好的名字，多謝你的解答。」
「嗯。」
說罷，我轉身離開面試室，這種壓迫感也隨即消失於無形。

第二天，當我取過制服後，也意味著新的一天即將開始了！新的環境，新的挑戰，新的同事，每樣也是新的，不禁令人期待。其實我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增加結識異性機會。人生踏入第二十七個年頭還沒有戀愛經驗，某程度上是跟工作環境有關。剛畢業後十九歲，我在一家運輸公司擔任文員，寫字樓內的職員十根手指頭也可以數出來，和我一起工作的有一半是男性，就算是女性不是上了年紀就是已婚。五年後公司結業，我也不得不尋找新的工作。初時選擇保安這個行業某程度上也是與自己性格有關，而身邊也有朋友從事這行業，而我第一份保安工作就是在貨櫃碼頭，貨櫃碼頭日間是非常繁忙，而空氣質素也非常差，正常也沒有像我差不多年紀的女性在此工作，後來我自行申請當夜班，夜班的全是男性，也意味著這樣的工作環境結識異性的機會也近乎零。

我經常在網上論壇看見有些會員的處境和我差不多，他們也像我一樣，也是因為工作環境而沒有機會結識異性。但得到的回覆不是參加興趣班就是流連夜店，甚至乎是飼養寵物。我與父母同住公屋，飼養寵物的提議已不用多想。興趣班我不是不想參加，而是工作實在令我吃不消，放假的時候沒有特別事也不想上街，更遑論是參加興趣班？至於流連夜店，更令我產生一種自卑感，一個人的時候我也不會到這些地方，況且身邊大部份朋友也不是喜歡夜生活之人。就算是酒吧我也很少到，而一般夜場也不曾有我的蹤跡，但有時我也會想，難道這些地方真的可以結識異性嗎？

第一章第三節：寧濫勿缺（卡拉篇）

「Carla，我們走吧！」Albert一邊攙扶著我一邊說。
「不用了，我有朋友來接我回家。」
我的說話帶著幾分醉意，所謂酒醉三分醒，我也清楚這個Albert的意圖。
「我陪你一起等！」
「真的不用了！」說罷，我甩開Albert抓緊我的手，帶著飄浮的腳步向前走。
當走了一段路後，有一輛紅色的跑車駛到我面前，當司機開門後，我已知道他就是Leo，他就是送我回家的友人。
「Carla，上車吧！」Leo說。
雖然我知道Albert仍在我身後，但我上了車後頭也不回便立即關上車門，躺在後座揮手示意他開車。當Leo開車後，我也相信Albert無奈地目送我們離開。
當我躺在車上的時候，手機中的whatsapp也不斷響著，除了Albert，還有那些Kelvin，Vincent，Ivan，Marek等等十多個男性朋友，他們的內容大概也是「回家後致電給他」、「小心身體」等，我也不欲回覆。當我放下手機時，另一個whatsapp短訊的響聲再度侵襲我的耳朵，心想：「原來『兵源過剩』是這樣痛苦的！」
我打開電話一看，不是甚麼男孩子的名字，而是一個屬於西班牙女性的名字–Llesenia，她給我的短訊是：「你還可以嗎？妹！」
沒錯，她是我的姐姐，但不是親生的。她是我的舊同事，只是想不到我倆這麼投契，才以姊妹相稱。我開始回應，但受到酒精影響，打字的速度也慢了起來，大約十分鐘後我才回應：「還可以，現在Leo駕車接送我回家．．．」
Llesenia：「那你休息一下吧，我明天還要上班，晚安！」
我：「晚安！」

就是這樣輸入最後一句說話，我再次躺在後座的沙發上。當我正想閉起雙眼時，前座的司機問：「是你的好姊妹嗎？」
「這還用說麼？我要睡了，別打擾我．．．」
「但差不多到了！別要睡吧！」
他不厭其煩的聲音令我吃不消，要是我在完全清醒的情況下，我一定會跟他說：「你還是專心駕車吧！」但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準備閉上雙眼了。

當我慢慢張開雙眼時，發覺自己的大腦猶如被大石壓著一樣，根本沒有可能即時清醒過來，不一會雙眼也再次合上。
雙眼再次睜開時，剛才的感覺驟然消失，但我發現自己身處的地方就在客廳的沙發上，心想：「難道Leo昨晚沒有送我回家麼？」
我正想從手袋中取出手機時，發現手機的屏幕不能開啟，相信是沒有電源了。當我走到房間，把手機插上充電器後，才望了一眼電腦屏幕所顯示的時間。
「哇！難怪手機沒有電了！」
我不經意說出這句話，屏幕所顯示的時間為下午五時二十六分，這也代表我睡了超過十二小時。此時手機也不斷響起來，密集的鈴聲令我吃不消，我提起手機，恨不得立刻把手機的鈴聲設定為震動，但無補於事，訊息仍然由屏幕中彈出來。這持續了差不多一分鐘，當手機震動停止後，方才望著手機桌面，訊息右上角顯示為三、面書顯示為十二、whatsapp顯示為九十九加號，我立刻打開whatsapp，雖然內裡有大約五份四的訊息是來自聊天室，這些可以暫不理會，其餘的不就是Leo就是那些圍在身邊的男人，但其中一個訊息是我最急切需要回覆的，我立刻打開Llesenia的訊息，她在下午五時零五分給了我第一個訊息，內容如下：
十七時零五分：「我下班了，你在那裡？」

十七時十一分：「臭妹子！你在那裡？」
十七時十六分：「快些開手機吧！臭妹子！」
十七時十八分：「臭妹子！你竟然爽約，這回你不好受了！哈哈！」
今天例假，原定約了Llesenia一起逛街，但這趟我失約，相信她一定很生氣了。我嘗試致電給她，但連續三次也沒有接聽，心想：「糟透了，她一定很生氣。」
我向她發出whatsapp短訊，我跟她說：「對不起，我剛剛醒來，不要生氣吧！」
但不到一分鐘，電話終於再次響起，我急不及待接聽。
「臭妹子，你終於捨得聽電話麼？」
這不是我說的，我未趕及把手機放在耳邊，她已搶著對我發難，而我也不知所措。
「不要生氣吧，我剛剛才醒來，嗚嗚．．．」
「我等了你超過半小時，你害我在商場徘徊半小時，你還好意思麼？」
糟透了，她真的很火，我還記得她曾經跟我說最討厭別人爽約，早知如此，我昨晚不要喝得這麼多，這回可說是自作自受。
「我也不想，我現在出來吧！」
「不用了．．．」
「不要這樣吧，我知錯了．．．」
「我到你家樓下，找你吃晚餐，你請客。」
「不要這樣對待我吧，我還未到發薪日，過幾日後吧！」我一臉無奈地說。
「你『兵力』這麼充足，問他們借一些吧！他們一定肯借．．．」
「不要耍我吧，好姊妹！」
「你不是麼？之前Ivan送你回家，昨天輪到Leo，下次輪到誰啊？」她笑說。
「你不要說笑吧！我才不會向他們借。」我一臉苦笑著說。
「怕他們囉唆？」
「你知道便好了，我每人向他們借二百元也超過二千，但他們總是囉囉唆唆，我只是不厭其煩而已。」
「我已經準備拜訪你了，一會兒再談吧，再見！」
我也未趕及對她說再見，她已掛了線。當她掛線後，我立即看另一條訊息，Leo給我的內容是：「醒了回覆我吧！」
話雖如此，但這個信息無論如何我也會回覆，我很想知道我為何會躺在客廳的沙發上，我回覆他的內容是：「你沒有扶我走進房內麼？」
他：「我只是送到你家中樓下，你說不用我跟你上樓。」
我：「那你為什麼這樣聽話，我要你死那為何不去死？」
他：「對不起．．．」
此時，我已不欲再回應他，其實我對他也有些好感，只是他思想比較單純，就算是我給了他很多次機會，他也不懂得珍惜，否則他應該會修成正果。要是其他男子昨晚送我回家的話，我相信一定有下文，但很可惜他與其他男子不同，我真是被他氣壞了。

來到這裡，還未介紹自己，小妹張嘉嵐，洋名Carla，這個名字亦是Carl的女化版。在某名錶專門店擔當售貨員一職，但職位屬於高級售貨員。二十七歲的我已任職超過五年，當時剛剛大學畢業，一心只想盡快尋找工作，但現在很多公司也需要經驗，但剛畢業又何來有經驗呢？在找不到相關工作下，我只好當售貨員，猶幸過往也在暑假時擔當兼職售貨員，加上我學歷足夠，所以很快便雇用了我，直到現在。

工作的事暫且不提，大抵自己的樣貌比較吸引，加上自己也會到夜場流連，以致不乏追求者。但我認為這些所謂的追求者只是純粹貪圖我的美色又或是想與我發生關係，但很可惜我不是這麼濫交的人，過去我也曾經拍了三次拖，但三次也不歡而散。第一任男友家明任職廚師，在大學時期認識的，我跟他一起接近三年，分手原因是他不信任我。當年我到瑞士公幹一星期，當我回港後第一晚，他發現我

的手袋有一包避孕藥，他懷疑我對他不忠，我和他在機場內吵得火熱，他還給了我一記耳光，最後我決定和他分手，亦沒有再聯絡。第二任男友Anson也是因為小事而鬧至分手，當時我們已同居超過一年，他是很抗拒夜生活的人，在他眼中這些娛樂場所是為了給結識異性的人而設。雖然當時我也不太頻密在於這些場所流連，基本上不是朋友生日或者聚舊我也不曾到這些地方，但他經常為此事跟我吵架，最後一次是我的好姊妹Llesenia慶祝生日，在我離家準備赴會前我與他發生口角，當時也習以為常，沒有意識到將會有事發生，結果在我第二日歸家後，他放下鑰匙在電腦桌上離開，自此之後他已在我生命中消失。而最近一次是我的朋友跟我說她看見我的男朋友Andy與另一位女子牽著手上了時鐘酒店，事後我立即與他分手。

經歷了多次情傷，我決定暫時不接受新的戀情，就像現在這樣，身邊很多男人在我身邊打轉，我十分享受這種樂趣。雖然身邊的朋友，包括家人也勸告我正經找一個男子交往，但說的是容易，抉擇時非常困難。男朋友寧缺勿濫，但追求者寧濫勿缺，這是我的原則。雖然身邊的追求者眾多，但目前為止仍未有一個真正令我心動，他們的缺點不是樣貌就是不修邊幅，稍為合眼緣的通常也因為轉移目標或毅力不足而沒有搭上了我，昨晚送我回家的Leo其實也不錯，但他過份循規蹈矩而令我吃不消，但無可否認和這些人做朋友是最好不過，但成為我的另一半還是很遙遠的事。雖然自己享受被追求的過程，但我仍然很羨慕一些熱戀中的愛侶，有時還會想：「為什麼不是我？」

第二章第一節：兩名公主的對話（尤仙妮亞篇）

這天我當早班，所以很早便可以下班。但當早班有一個問題，就是我之前一晚不能外出玩樂，因此不能夠應酬我的好姊妹Carla。所以她約了我下班後一起逛街和吃晚飯。當我換上便服後，便急不及待發了whatsapp短訊給她：「我下班了，你在那裡？」
接著便望著鏡子裝上假眼睫毛，由於上班時不可以濃妝艷抹，所以下班時我才可以放肆，也就是這緣故，很多同事也認不出我的樣子，於我而言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至少下班後也沒有人會呼喚「Lesenia」這個他們一直讀錯的名字。
當裝上假眼睫毛後，我再看看手機，發現她仍未回覆，我再次whatsapp短訊給她：「臭妹子！你在那裡？」
當然，她也沒有即時回覆，此時我照著鏡子，總是覺得這個妝跟我不合襯，但要化上濃妝也需要時間，恐怕Carla已等的不耐煩。

當我離開更衣室後，便立刻致電給她，當手機接通後她說：「我是Carla，現在未能接聽電話，請留口訊，謝謝！」
我一怒之下立即掛斷電話，心想：「她不會爽約吧？」於是我再次撥打她的電話，但結果還是那一句留言信箱對白。當我再次掛線後，便立即發出whatsapp短訊：「快些開手機吧！臭妹子！」
但這也難洩我的心頭之恨，我再傳訊多一個內容：「臭妹子！你竟然爽約，這回你不好受了！哈哈！」
心想：「這樣也差不多吧！」發送過短訊後，我慢慢步向洗手間，趕緊補妝。期間電話響起來，但我沒有接聽，因我不會在化妝期間接聽任何電話。雖然手機一直響著，但我仍然堅持原則，不接聽電話。
當我裝上假眼睫毛後，我的補妝終於大功告成，當我打開手機，whatsapp剛傳來一個短訊，臭妹子終於回覆我了：「對不起，我剛剛醒來，不要生氣吧！」
我心想：「這回你不好受了！」
我急不及待重撥電話，及準備對她痛罵一頓，當接聽電話後我急不及待地說：「臭妹子，你終於捨得聽電話麼？」
「不要生氣吧，我剛剛才醒來，嗚嗚．．．」她說。
「我等了你超過半小時，你害我在商場徘徊半小時，你還好意思麼？」
每當有人失約時，我會異常憤怒，但程度視乎誰人而定。要是Carla，我當然不會過份責怪她，畢竟她是我的好姊妹，但當對象是Wilson時，那你們自己想了。
「我也不想，我現在出來吧！」
「不用了．．．」
其實我想跟她說我會到她的家樓下找她，但她已急忙打斷我的說話：「不要這樣吧，我知錯了．．．」
她這麼緊張，我也不好意思怪責她，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我跟她說：「我到你家樓下，找你吃晚餐，你請客。」
「這回有人請客了，嘻嘻！」我心想。
「不要這樣對待我吧，我還未到發薪日，過幾日後吧！」
她的語氣像是帶點無奈，此刻我感覺自己為難了她，我續說：「你『兵力』這麼充足，問他們借一些吧！他們一定肯借．．．」
「兵」當然是觀音兵，即是追求者。
「不要耍我吧，好姊妹！」
「你不是麼？之前Ivan送你回家，昨天輪到Leo，下次輪到誰啊？」我笑說。
其實我很羨慕她有這麼多追求者，也許這就是女人的成功感吧，但可惜我沒有機會，這只怪自己用情專一吧。

「你不要說笑吧！我才不會向他們借。」
「怕他們囉唆？」
「你知道便好了，我每人向他們借二百元也超過二千，但他們總是囉囉唆唆，我只是不厭其煩而已。」她說。
這個數字可真驚嚇，不是二千元這個數字，而是二百元集液成裘得來的數字是這麼驚人，我還以為她的追求者多的也是六至八個，想不到比這個數字還要多。雖說如此，但我想不會所有人肯借給她吧？
「我已經準備拜訪你了，一會兒再談吧，再見！」我笑說。

當掛線後，我立刻乘坐港鐵到天后與Carla會合。期間發了whatsapp短訊給Wilson，跟他說不用等我回家吃晚飯。他只是隨便回覆我了事。

第二章第二節：氣氛極差的閒聊（卡拉篇）

「兩碗腐竹糖水吧！」我說。
「好的！謝謝！」

「為什麼從老遠處跑來找我？你不用陪伴Wilson麼？」我一臉無奈地說，但相信很多人也明白這只是把話題拉開的技倆，最後還是逃不過好姊妹Llesenia的訓話。
「我正想跟你說他的人是多麼的爛，我剛才跟他說不用等我回家吃飯，他只是隨便回應一句便了事，根本沒有關心我．．．」
此時兩碗糖水已送到我們的桌子上，她續說：「他竟然沒有追問我到那裡去，我有些失望。」
「不用這樣子吧，之前你不是覺得他很厭煩麼？」
「我不需要他的厭煩，但我也需要他緊張我的時候。」
說罷，她把右手放在桌上，左手拿著匙羹，把腐竹糖水放入口中。她就是這樣，她需要的是百般遷就，每次與Wilson吵架總是鬧分手，但一段時間後又復合。像我這樣可沒有煩惱了，他們只是追求者，並不是我的男友，要空間有空間，要關心有關心，至少目前為止尚算寫意。
「對了，這一頓是否你請客？」
當我正想提起匙羹的時候，她終於「發功」了，我還是不能逃過這一劫。
「發薪後才請可以嗎？」我一臉無奈地說。
「你害我在街上流連，這一頓已經便宜了你，發薪後你不是請我吃這一頓啊。」她單手托著腮說。
「不要吧！我沒有下次了，求求你別這樣對待我吧．．．」我無奈地說著，雙手已抓住她的手不斷搖動。
「四季酒店比較好還是太子大廈二十五樓比較好呢？」她笑說。
「這些地方應該是Wilson跟你去的，我不會跟他搶。」
「我跟Wilson一起來相信你也不介意吧。」她的說話認真也帶點輕鬆。
「不要．．．不要吧！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笑著帶點無奈地說。
此刻，我們二人就像回到童年一樣，相信旁人也看在眼內。
「別胡鬧了，我只是說笑而已。」她笑著說。
「早知道你不會對我這樣殘酷的，多謝姊姊！」
「現在說回正經的事，你何時會找一個固定男友？」
她的面容繃緊，像不是說笑的樣子。其實我最怕跟她討論這個話題，每次也是很嚴肅的。
「但我仍未有這個打算啊！」我雙手托著腮子，擺出一副愁眉深鎖的樣子。要是我不擺出這副姿態，她一定會對我窮追猛打。
「我覺得你不應該這副樣子啊，你有這麼多選擇．．．」
「就是花多眼亂，但很多也不符合我的要求，唉！」雖然她打趣地說，但我已忍不住打斷她的話說。
「不符合要求？還是你要求過高？」她笑說。
「別嘲笑我吧，我的好姊妹。」說罷，我扁著嘴巴，雙手仍然托著腮子。
「那麼昨晚你跟那個Leo有沒有下文？」說罷，她凝望著我，表情像是小孩子渴望糖果一樣，但她明顯地好奇心比較重。
「甭提了！提及他便氣結了！」當提及他時，我的臉上像鋪滿了厚厚的塵埃一樣。
「發生甚麼事？你不是一直對他的感覺良好嗎？」
我雙手握著拳頭說：「但他真是非常正常，正常的程度令我不能接受．．．」
「且慢，你所說的正常是甚麼一回事？」她打斷我的話。
「我要他接送我回家，他竟然把我丟在樓下便駕車離開。我問他為何不送我上樓？他說是我吩咐他不用陪我。」
「但他沒有錯，有甚麼問題？」
她認真地回應我，我氣結了，她很像不明白我的意思，大抵她和我的愛情觀截然不同吧。

「要是他送我上樓，他已經修成正果．．．」
此時我喝了一口糖水後續說：「其實我也幻想他送我上樓後，會跟我一夜纏綿，但可惜他沒有這個膽量。」
「你總是這麼濫，我可不像你．．．」
「我不是啊！我不是這樣隨便的。」說罷，我扁起嘴巴。
「不是？這個難以置信，其中一兩個也有吧？」
她說的其中一兩個當然是指那些纏在我身邊的男人，但可惜我真是沒有。但就算有又如何？反正我仍是單身，就算跟別人發生關係也不為過份。
「我真是沒有，你相信我吧！」
我重複了這句話超過三次，她沒有回應，只是不斷重複著同一個動作，就是把碗子的糖水用匙羹端起再把它送入口中。
「你不要老是覺得姊姊囉嗦，你也差不多時候要選擇一個值得附託終身的人，女人沒有多少年青春浪費的。」
「那你呢？這兩年來你總是跟Wilson離離合合，你也好不了這麼多。」
「我的事你少擔心！我已經決定跟Wilson情訂終身，始終女人的青春有限。」
「換個角度來說，我也希望找到合適的人作為我的終身伴侶，而不是隨便找一個人交往便算，只是這個人仍未找到而已。」
我邊說邊用堅定的眼神望著她，她看我認真的樣子也不敢怠慢。
「那麼你不應該嫌棄Leo吧！要是我沒有Wilson也會考慮他的。」
不得不提的是，Leo是Llesenia介紹的，在她失意時陪伴她左右的就是Leo，但可惜的是她決定吃回頭草，返回Wilson身邊。姊姊經常說他是一個好男人，但她為何不選擇Leo呢？但難得今天她提及Leo，倒不如問個明白。
「姊姊，那麼他有甚麼比不上Wilson？」
此時，她皺起眉頭，並放下匙羹，說實在我很怕看見她這個表情，這意味著我將會受罪。
但她沒有應對我的說話，這次糟了，她一定不高興，我也要想辦法解決了。
「姊姊．．．」
她再次說話的時候就是打斷我的話，我的心也怦怦亂跳，她說：「時間！他輸的是時間！」
當我聽到「時間」二字時，那我明白是甚麼回事？其實我不主張愛情有先後次序之分的思想，總是覺得這種思想比較守舊，現在已不合時宜。
「時間真是這樣重要嗎？」
她沒有說上任何一句話，像是已默認似的。我看她沒有回應，便向她追問：「其實不是時間問題，只是你未懂得放手．．．」
「不要說了！」她雙手拍打桌子，把我的說話打住及說了這句話。我呆望著她，她的雙手顫抖著，這情況持續大約一分鐘。
「不打緊吧，不要說就是不要說了！」我雙手踏著她顫抖的手背，她沒有即時縮開，只是低著頭望著那碗未吃完的糖水。
「別說了！快些吃過糖水走到維園坐坐吧！」
說罷，當我正想提起匙羹時，她突然說話了：「我也不想，但我已沒有選擇．．．我這個年紀已沒有選擇的條件．．．我跟你不同，你這樣年輕，我沒有了．．．」她愈是說聲音愈見沙啞，我重新留意她的表情，看她聲淚俱下的樣子，我感覺自己對不起她，我不應該在她面前談論這些敏感話題，她不想我在她面前提起Wilson。
「算吧！不要提及他，我們吃糖水吧！這裡的糖水很好吃。」
說罷，我拍了一下她的手臂，我匆忙把剩餘的糖水倒進口中，結帳後我們一邊沿著走到維園的方向把臂同行，談笑風生。最後，我還是把她送到銅鑼灣鐵路站後便返回家中，沿途我還想著剛才的問題，她為何說自己沒有條件選擇？以我覺得她不是沒有條件，只是不想選擇而已。而我這些不想選擇的卻有很多選擇，雖然我享受萬千寵愛在一身的感覺，但剛沿途看見一些熱戀中的情侶，總會有些不是味兒。為什麼這個世界總是不公平呢？

第二章第三節：新挑戰（伊甸篇）

這一天，是我心情繃緊的一天。為了迎接這一天的降臨，之前一日我特意早一些睡覺，好讓我能夠養精蓄銳迎接新挑戰。雖然我的人生經驗尚淺，但我也清楚明白給人第一眼的印象是很重要的，只要這刻有甚麼差池，就算日後做得再好也是事倍功半。

「你好，我是Edin，請多多指教。」
這是我進入更衣間後的第一句說話，身旁的同事們也不忘跟我打招呼。以我所見，他們的年齡組別也比較平均，大部份也是和我差不多年紀的，只有少部份中年男性。
當換過制服後，我和一眾同事們走到集合處進行早會，這個早會很重要的，主要是把夜班當值的同事把當晚發生的事件進行一個簡報，及交給日班跟進的事情。由於我站在後排位置，在簡報進行期間，讓我得以留意身邊的同事，日班大約有三十多人，有四分三是男性，而站在我旁邊的是一名女同事，她染著一頭深啡色的頭髮，可惜的是她的樣子給我感覺是年紀比較大，我估計她大約三十歲，但現在公司還留用這些年紀的顧客服務員麼？除此之外，我還不時留意她的胸部，請不要誤會，我不是好色，而是她胸口上的名牌刻著一個很奇怪的洋名，但我看不清楚。
「新同事！」
這句說話已把我的視線抽離了剛才的女同事身上，我立刻回應：「是！」
「麻煩先行介紹自己吧！」
是早兩天負責跟我面試的Steven對我說。
「那我是否應該站出來？」
當此言一出，大部份同事們也笑了起來，當中還包括剛才的女同事。方才知道剛才的問題很愚蠢，我望著她，她立刻轉移視線，轉到另一名女同事身上。
「不用這麼拘緊，長話短說吧！」站在Steven旁邊的另一位男同事說。
「大家好，我是Edin，請多多指教！」
我用不到三秒的時間介紹自己後，零碎的掌聲才開始出現。
「那好吧！Edin，第一天你跟著明哥，熟習這個商場的環境及打鐘路線，如有問題自己不能處理請用對講機通知其他同事幫忙。沒有特別事可以散會！」Steven說。

三日後，我終於熟習了這商場內的環境，接著就是與顧客的溝通技巧，這一天我被安排到顧客服務中心幫手。這也是我上班以來第一次跟女同事有工作上的接觸。這次跟我拍檔的是Mabel，她的樣子比較年青，估計剛畢業不久，與其說年青倒不如說稚氣。我一直在旁望著她工作，她的工作是處理泊車優惠，而我負責處理顧客查詢。
當比較空閒的時候，Mabel竟然主動問我：「這裡習慣嗎？」
「暫時也沒有受到太大考驗，你在這裡做了很久嗎？」
「差不多一星期，之前也是師姐們帶著我，慢慢適應這個位置。」她點著頭說。
「為什麼會選擇這行業？你這麼年青，應該有更好發展才對啊！」
「這是我剛畢業的第一份工作，我也只是抱著過客的心態，那你呢？」
「之前的工作過份沉悶，我希望嘗試新挑戰。」
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但另一個原因當然不會輕易對其他人說出來。
「Mabel，時間差不多了，你吃飯吧！」
另一名女同事走過來跟她說，相信她是接替Mabel的位置。果然，Mabel站起來跟該名女同事竊竊私語。
「那我走了，兩位再見！」
說罷，她的身影已慢慢離開我們的視線範圍內。而剛坐下的女同事正是第一日早會站在我旁邊的女子，我終於清楚看見她胸口上的名牌，很清楚顯示「Llesenia Lo」，而我也自然地跟她打招呼。
「你好，Llesenia！」

當我伸出友誼之手時，她竟然望著我發呆．．．

第三章第一節：真命天子（尤仙妮亞篇）

這天早上，陽光從窗外照射著我的眼簾，我轉身慢慢睜開眼睛，在床邊望著仍未響的電子鬧鐘，時間顯示為八時五十五分。當梳洗及吃過早餐後便進行化妝，而這天也是我最後兩天工作。未知是否將會離開現時的工作，這天心情猶如現在的天氣一樣，但我更想的是時間過得快一些。
當我站在港鐵車廂內，手機信息的聲音響起，是Carla傳訊給我的whatsapp短訊，內容是：「今晚我找你吃晚餐可以嗎？我發了薪。」
雖然我一臉倦容，但知道下班後有人請我吃飯，精神也為之一振，所以立即回應：「今晚你來找我吧，我八時下班。」
由於Wilson有飯局，所以不用通知他今晚有約。說實在縱使今晚她不找我，明晚也可能會找她一聚，不用上班的日子應該也有很多時間可以利用。

當踏進我工作的商場，我也循例望一下顧客服務中心是誰當值？今天是Mabel和那個新入職的男同事一同值班，但我的習慣就是從不在位子上的同事打招呼，當知道是誰的時候我也匆匆返回控制室。
當換上制服後，控制室的時鐘顯示為十時五十分，我便坐在休息室進行補妝，誰知背後的男聲跟我說：「Lesenia，今天你跟Edin一起當值，你讓他從旁協助你吧，避免他出錯。」
我皺著眉頭，只是揮手示意，並沒有回應他的說話。我再望向鏡子，未知是否心理作用，剛發現自己皺了眉頭後，便不想化妝，心想：「還是不化妝了！」

當我慢慢步向顧客服務中心時，遠處已發現Mabel跟那個新同事卿卿我我，我沒有奇怪他們的舉動，因由她也跟我說過她是對這位新來的男同事有興趣，但他們的時間已完結了。
「Mabel，時間差不多了，你吃飯吧！」我朗聲跟她說。
此時Mabel站起來，當她的視線跟我平排的時候，我問她：「感覺如何？」
「甚麼感覺如何？」
說罷，她突然暗笑起來，可想而知她只是裝傻。接著，她拿著盛載著私人物品的環保袋離開。我跟她笑著說：「你別裝傻吧！」
當她離開後，我正想坐在Mabel原先的坐位上，但當我弓著腰時，新同事突然對我說：「你好，Llesenia！」
我望著他發呆，他竟然懂得Llesenia的正確讀音。直到他向我伸出友誼之手後，我才懂得伸手配合。
當我坐下來時我才問：「你為何懂得讀我的英文名？很多人也讀錯。」
「這個是西班牙文，你的名字跟另一個西班牙名字『Yesenia』是同義的，但我相信你的名字是『Yesenia』一定唔會有人讀錯。」
他認真的樣子突然令我精神繃緊，但我仍希望以輕鬆的方法跟他對話，畢竟他是個有內涵的男子，那我嘗試用這句回應他：「哇哈哈！這個你竟然也知道？你是否懂得西班牙語？」
「我認識這個洋名就是十六歲跟家人到墨西哥旅遊的時候，那個當地導遊的名字是Llesenia Gonzalez，現在還有聯絡。」
「對啊，這個名字在西班牙語系國家很普遍的，意思是棕櫚樹。」我把指頭向上及微笑著說。
「棕櫚樹？為什麼取這個名字呢？這個洋名很少中國人用啊！」
「我的舅父是哥倫比亞華僑，某一年他回來探望我們的時候，我問他有沒有特別的名字可以給我推介？結果他給我兩個名字，而我選擇這個・・・」
「那另一個呢？」
想不到他會打破我的說話，但我覺得莫名其妙的興奮，我立即跟他說：「另一個是Lluvia，但我不喜歡這個名字的含義，所以沒有選擇。」
說罷，他只是點了頭。及後繁忙的工作便開始了，過了差不多時候，旁邊的女聲便出現了：「Edin，你吃飯吧！」
Mabel的說話在我們耳邊出現，這也意味著剛才我們獨處了一小時之久。雖然只是很短時間，但已經

有一種衝動希望他一直像剛才一樣，難道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但這個不太重要，反正我已經相信了。

第三章第二節：搭訕的女子（伊甸篇）

當我吃過飯後，還餘下半小時，我坐在休息室稍作休息，並細閱崗位編排表。飯後開始打鐘，接著的三小時不是站崗就是巡邏，直到五時才重返顧客服務中心。當我想起回到顧客服務中心時，也不自禁想起Llesenia。她給予我一種奇怪的感覺，但這種感覺是前所未有的，我很想盡快到五時，我和她便可以再次見面了。

這麼多小時沒有地方讓我坐下來，總是覺得時間過的這麼慢，由於非繁忙時間，就算是詢問的顧客也寥寥可數，這也顯得我無所事事。
「（國語）請問一下，洗手間在那兒？」
是一名婦人帶著一名男孩走到我面前問，而我亦禮貌地張開手掌指向前：「（國語）你往前走，再往右轉便看見了！」
說罷，那個婦人拖著男孩向前走。此時我望著手錶，時間是四時五十五分，心想：「應該是時候了！」

當我滿懷歡喜走到顧客服務中心時，竟然有人怒盯著我，心想：「發生甚麼事？」當時間愈長，不安的感覺愈見強烈，我沒有發話，只是望著Llesenia。
「你遲到！」
女聲從後而至，我轉身望向Mabel，她仍然緊盯著我。我再望向手錶，時間是五時正。
「現在不是五時正麼？」我問。
「我不理會，你遲到就是遲到，你要請我吃零食。」她用一把柔弱的聲音責怪我，我也不懂得給反應。
「Mabel，你不是趕時間麼？」
Llesenia終於說話了，此時Mabel望著她，但很快地轉身跟我說：「那明天見吧，我期待你的零食。」
說罷，她以飛快的速度向控制室方向走，我也隨即坐在位子上。
當我鬆了一口氣後，Llesenia才跟我說：「下次接替早班女同事下班時，需要謹記提早五分鐘到達崗位，否則就像剛才這樣的情況。」
「提早五分鐘是否潛規則？」我邊抓著頭髮邊問。
「也算是吧，因由這裡距離控制室大約需時五分鐘，為免妨礙同事下班，所以訂下了這個規則。」
「那我會注意的，剛才還要謝謝你的幫忙。」
「甚麼意思？」
她望著我瞳孔放大，但這動作只維持一秒之久，像是不知道我指的是甚麼。
「剛才猶幸你幫我解圍而已！」
「別說這些吧！倒不如換個話題，你的名字從何得來？香港人很少用這個名字啊！」
「對啊，但這個名字很動聽，你不覺得麼？」我笑說。
「這個名字就算是女子也很少用，更何況男子，但我知道有波斯尼亞人用這個名字．．．」
「哲科（港譯迪斯高）！」我急不及待搶著說，大抵是關於足球的我也比較敏感。
「對了，就是他！你是否喜歡看足球比賽？」
說罷，她水汪汪的眼睛望著我，像是渴望得到糖果的小女孩一樣。
「對啊！難道你也是球迷？」
雖然她還未說話，但從她的表情觀看，她一定是很想我說這句話。她說：「也不算是，但間中也有跟朋友一起看。」
「有時候我也會找友人一起看球，你有興趣嗎？」我放聲說。
大抵是我的急進所致，她有些不懂得應對似的，但她仍然跟我說：「總有機會的！」
但從她的臉色一看，她是說的很牽強。但餘下的時間也沒有心思理會這些，因由繁忙時間開始了。她

也不忘問我：「這位子的東西你熟習了沒有？」
「我還需要一些時間。」
「那你看著我怎樣做吧！」

這段期間辦理泊車優惠的乘客比較多，而我便負責解答顧客詢問的問題。當過程一直順利時，考驗也開始來了。
迎面而來的是一名染了啡色的長直髮女子，樣子也不錯，她上前問：「可否借電話一用？急事！」
「不好意思，我們的電話是不能外借的．．．」
「啪！」
她拍打的聲音打斷我的話，她續說：「你！是！甚！麼！名！字！」
我心想：「不要這樣吧，我不想未到試用期已經接大信封，但從她的語氣像是不是說笑的。」
「我．．．」
「你不要嚇唬他吧，他只是新同事而已！」
這聲音從旁而至，是Llesenia打斷我的說話，我總算鬆了一口氣。
「只是玩玩罷了！」
說罷，這位女子扁起嘴巴，並望著Llesenia，難道她們是認識的？
「不用理會她，她是瘋婆。」Llesenia望著我說。
「那麼需要通知控制室支援嗎？」我笑說。
「用不著這樣對待我吧！」
說罷，她再次扁著嘴巴，但這次是面向著我。
「Carla，你四處走走吧，我仍未下班。」
Llesenia對她說，原來她的名字是Carla，我還想著問她是甚麼名字呢。
「不要吧，這個商場我也逛了數十次了！我還是比較有興趣待在這兒．．．」
此時，她突然望著我說：「小子，你是甚麼名字？」
她的舉動令我受寵若驚，若不是她突如其來的問題，我也可以很快回答她的問題，但我卻遲疑了五秒左右。
「Carla，你嚇怕他了，我也經常告訴你不要老是跟男孩子搭訕吧！你看他的樣子，讓他感覺不好意思呢！」Llesenia說。
「那裡有，他還未答我！」
「我．．．是Edin，你好。」我在沒有心理準備下說出這句話，這也是第一次有異性在這場合跟我搭訕。
「我是Carla，幸會！」
我只是點了點頭，她便接著說：「Edin，你住那裡？有沒有女友？」
想不到她竟然這樣直接，但看她的表情，她問的非常自然，雖然我並不知道她目的何在，但我相信她應該不是壞人吧。我也只好笑說：「我住沙田，未有女友，未知是否有好介紹呢？」
「你不要跟她瘋吧，她經常也是這樣跟男子搭訕的。」Llesenia說。
「你這樣說可真是不了解我啊！」Carla指著自己說。
「不跟你說了，我們現在也很忙，你喜歡的話也可以站在一旁吧！」Llesenia對她說。說罷，她已經開始協助顧客辦理泊車優惠手續。由於沒有人詢問的關係，我便留意著Llesenia工作，從中可以學習這個位於上的工作。

「終於下班了！」Llesenia伸起懶腰對著我說。
「下班後跟Carla有甚麼好去處？」
此時我和她已經站起來，我們邊走邊說。
「去吃飯和談心，怎麼樣？你也要陪伴女友吧！」她笑說。
「我剛才也說過我沒有女友啊！」我無奈地說。
「沒有？我不相信。」

她用柔弱的聲音望著我說，我也顯得有點兒害羞。但我們仍然並排而行，只是沒有繼續說話而已。其實我心裡想著一大堆問題，現在這些女孩子是否這麼主動的？但我為何總是沒有得到女子們的青睞呢？是自己要求過高還是樣子不討好呢？沿途我不斷想著，但始終得不到答案，恐怕我需要高人指點了！

第三章第三節：騙子（卡拉篇）

這夜，我和Llesenia吃過晚飯後便乘坐港鐵到尖沙咀。

「剛才那個傻小子倒不錯啊！未知我有否機會呢？」
傻小子當然是指好姊妹的同事Edin，其實他的樣子不俗，但感覺上他是宅男一名，要是跟他一起恐怕把我悶死。而我這樣問她也只是測試她的反應而已。
「你不要胡思亂想吧！人家很純情的。」她笑說。
「純情？你為何會知道的？」說罷，我望著她聳起了肩膊。
「直覺而已，用不著這樣吧！」說罷，她也拍打了肩膊一下。
「別說這些吧！Wilson到了那裡？她為何今晚不出現呢？」
「他跟中學同學聚會，不用理會他，那麼一會兒我們是否把酒暢談呢？」
「這個當然！」
每當想起一會兒有酒精即將進入消化系統的時候，我異常興奮。但其實今天是另有目的。

這是位於阿士厘道的一家樓上酒吧，是外公的祖業，自從他退休後，這地方便交由母親負責打理的，而每月發薪日我也會到這個地方把家用交給母親。不得不提的是我的母親只是四十多歲，而皮膚方面也保養的這麼好，當我們一起上街時還經常給別人誤會我們是兩姊妹，更甚的是她喜歡我直呼她的洋名Kathy。

「Kathy！我回來了！」
「Carla，你還好嗎？」
從母親的語氣可以看出她是這麼雀躍，無他，由於我和母親是分開居住的，要不是跟朋友喝酒又或是交家用，我們也很少見面的。
「我很好，你少擔心吧！」
說罷，我從手袋內掏出十張一千元紙幣給母親。她接過後對我說：「不用
這麼多吧，我夠用了！」
此時她把手上其中兩張一千元紙幣遞給我。我立刻用手掌輕力按著她遞過來的手說：「不用吧，這些就算是給酒吧吧，反正我們也經常打擾你！」
「那多謝了，我先把這些錢放好吧，你跟你的朋友找個地方坐坐吧！」
說罷，母親已走開，而我和Llesenia便坐在Ceci旁邊。她是我母親的助手，但跟我不算是稔熟，畢竟比較少見面，況且我跟朋友上來時也是跟我的朋友玩，絕對無暇理會其他人。
「Ceci，誰是今晚的派對負責人？」我拍著她的肩膊說。
「這個．．．」
她很像有些難言之隱，難道是我不想遇見的壞男人？
「快說吧！是不是他？」我雙手踏著她的肩膊，她的臉突然發青，此時有人從後拉著我。
「冷靜吧，你嚇壞她了！」
是Llesenia把我拉著，我才清醒下來。當我放開Ceci後，便用手撥弄自己的頭髮邊說：「不好意思，可否給我一酌威士忌綠茶？」
「好．．．好的。」
當Ceci離開座位後，我也離開座位上洗手間，大約五分鐘後，我已聽見一把令我生厭的聲音，他坐在Llesenia旁邊及跟她玩骰盅。我已經不理會眼前是甚麼情況，便指著這個中年男人大叫：「你在這兒幹什麼？這裡不歡迎你！」
當我正想衝前的時候，便立刻有兩個人阻止我，擋在我面前的是母親，她說：「你冷靜些吧！」
此時Llesenia也站起來，她對我說：「Carla，用不著這樣吧！他畢竟是你的父親．．．」
「閉嘴！我才沒有這些父親！」我打斷Llesenia的話後續說：「你快走，否則我報警！」

看他仍然坐在沙發上，從容不迫的樣子，真不敢想像下一步會有甚麼事情發生。至少這一刻我恨不得殺死他。
「不要吧！女兒，他就是今晚的派對負責人．．．」
母親說罷，我立刻把矛頭指向母親：「為何把這地方交給這些不知所謂的人？你應該知道我不歡迎他！」
「他始終是你的父親，你們的事遲早也要解決．．．」
母親說著，Llesenia也插嘴：「對啊！坐在這裡，平心靜氣談談吧。」
說罷，她把座位讓給我，我走到父親面前打量著他，他左手擔著香煙，另一隻手踏在桌上的骰盅上，他噴了一口煙後跟我說：「Carla，我們很久沒有談過了．．．」
「我沒有說話跟你說。」
「女兒，坐下來吧！」是母親的說話，我怒視著她，而她的眼神也帶點閃縮。
「不用了，我很快走！」
說罷，我立即怒視著父親，他把煙頭放下，同時右手搖動著骰盅。
「你想找甚麼把玩？」
此時，我掉下我的手袋在沙發上，正想揮動右手時，三雙手同時把我拉住，她們也是跟我說著類似「冷靜些」、「不要衝動」這些說話。
「你們放手！」
震懾的聲音得使身邊的手也沒有繼續用力，這當然是我的聲音。我望著父親不斷搖動骰盅，一邊與我對望。
「不要再搖動骰盅吧，快放下！」我指著他說，但態度當然是不友善的。
「啪！」
是放下骰盅的聲音，他說：「既然不想談話，倒不如玩兩手吧！」
「無聊！」
說罷，當我正想拾起手袋時，他說：「我先叫！三個二！」
此時他把骰盅從桌上推到我身前，我怒不可遏，便立即翻開骰盅，五粒骰子分別是兩個一、兩個二和一個六，很明顯是父親輸了。
「這麼多年來還是死性不改，還是喜歡說謊話！難怪當年母親給你這個騙子欺騙吧！你想騙我，妄想．．．」
此時我拿著手袋，但臉上突然感到痛楚，望著我的正是母親。
「你說夠了沒有！他好歹也是你的父親，我要你道歉！」
我很痛，不是肉體上的痛，而是心痛。母親竟然為了這個騙子打我，難道我在她心目中比不上這個騙子嗎？
「我跟你多說一遍，我！不！會！跟！他！道歉！」
說罷，我立即離開酒吧，就算是等升降機的時間我也省卻，我打開防煙門往下層的方向一直跑，直到地下才停下來。

「Carla，你到那裡？」
聲音從後而至，我望向背面，是Llesenia尾隨著我，但我沒有理會她，只是一直行走，當到達北京道口的時候我才停下來。
「Carla．．．」
當她從後握緊我的右手時，我立即轉身靠在她的胸前痛哭。
「為什麼．．．為什麼她為了這個騙子打我．．．」
她沒有說話，只是撫摸著我背部的長髮，大概是她不懂得怎樣安慰我吧。當我的情緒稍為平伏後，我才跟她緩步走向尖沙咀碼頭．．．

第四章第一節：卡拉的過去（卡拉篇）

這是我昏迷之後的事，當我睜開眼睛後，發現只有母親在我身旁，但父親呢？
還記得七歲前我們一家人尚算完整，但自從該次意外後，父親便消聲匿跡，母親說他只是到了美國公幹。但十多年來，我們仍沒法聯絡父親，但時間久了，我也覺得就算沒有父親在我們身邊也是這樣過。只是在成長過程中，身邊的人偶爾也會問及我的父親，在這時候我才會想著父親在那裡？正在做甚麼？雖然我也輕易跟別人說我沒有父親，但沒有父親的缺失感也不是這麼容易彌補。
直到三年前，酒吧來了一名陌生男子，他是派對負責人。母親跟我說他是父親後，我並沒有因此而歡喜，而是怨恨，怨恨他為何丟下我們不顧；怨恨他令我十多年來受盡委屈。但這也不要緊，最過份的是母親經常以低價把場地交給他作派對用途，但經我打探後，才知道他一直把我母親當作羊牯。除此之外，母親還幫他在定附近租了一個單位居住，租金由母親負責。自此之後，我已認定父親這次回來是為了騙財，「騙子」就是我對他的別稱。但當然原因不是這麼單純吧！

海風輕輕撲向我，我拿著支裝啤酒一直走，當然這些啤酒是自掏腰包。當沿途上看見一對夫婦拖著一名小孩在我身邊一閃而過後，我立刻對著海邊大喊，此時我們身處於尖沙咀海傍的星光大道。
當這支啤酒喝光後，我立即從Llesenia手中的膠袋取出另一支啤酒，開了蓋後隨即把這些酒精混合物倒入口中。
「還有多少？」我問，這個當然是指啤酒數量。
她望了一望膠袋後便說：「還有八支，你不是想把它們今晚內喝掉吧？」
「有甚麼關係？反正我也不會醉的・・・」
說罷，我繼續把啤酒倒入口中，而部份的啤酒也不斷從嘴邊流出，慢慢滲進我的衣服內。
「不要喝了，明天你還要上班。」
Llesenia打斷我的說話後，便一手按著我持著酒樽的手及試圖搶去我的瓶子。
「這麼多年來，我們是怎樣過的？你知道嗎？」
「打從父親消失的一天開始，我已下定決心不要讓母親受委屈・・・」
「我努力讀書，為的只是將來能夠找到一份好工作，讓母親知道就算沒有父親在身邊・・・」
此時我放下酒瓶，從Llesenia手持的膠袋中取出另外一支啤酒，喝了一口後續說：「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此時，我強行忍著淚水，及呼了一口氣。
當我望著她時，她才跟我說：「繼續吧！我仍在聽。」
「本來我們也相安無事，但自從這個騙子回來後，便一直打亂我們原來的生活・・・」
「我跟母親說他是騙子，但不得要領・・・」
「今天・・・」
「今天・・・」
此時她輕撫著我的頭顱，但她對我說的話卻聽不清楚，我也續說：「但今天她竟然為了這個騙子打我・・・」
說罷，我全在欄杆上抱頭痛哭，身軀也慢慢靠近Llesenia，她緊緊的攬著我，方才感受到少許溫暖。

此時我的手機響了起來，我望也不望便把它交給Llesenia，我跟她說：「幫我看看是誰吧？」
「是Leo，接聽嗎？」
「我不想聽到這窩囊廢的說話・・・」
「倒不如由我接聽吧！」她說。
「隨你喜歡・・・」
只是剛剛說罷，Llesenia已把手機放在耳邊，但他們的談話內容我沒有在意，反而在附近親熱中的男女激活了我的神經。
「要是可愛，為何無人愛我，夜夜獨自一個，祈求誰來家裡坐坐・・・」

「抬頭望鏡亦算不失不過，到底我甚麼出錯．．．」
我發現每當我有些酒意的時候，我也喜歡唱楊千嬅這首舊歌，這歌詞的意思正正說穿了我的心事。

「不要唱了，Leo正在趕過來．．．」
「他來幹什麼？你跟他說我不需要他．．．」我高聲打斷她的話。
「．．．為何．．．為何他總是在不適當的時候出現？我不想看見他，他令我心煩意亂．．．」
兩條淚痕在我臉上劃破，此時我已喝下第三支啤酒，準備拿出第四支時，她把膠袋移開及跟我說：「不要喝了！」
「給我！我要喝！」
我邊說邊搶著她拿著的膠袋，但她用手阻擋著我，但由於她的態度不算是強硬的關係，最後我還是從她手中取了一支啤酒。
「我發現自己沒有幸福，幸福總是在我身邊擦過，人家有父母疼錫，人家有男朋友，但我．．．」
「我甚麼也沒有．．．」
此時Llesenia攬著我，她在我耳邊說：「你還有我這個姊妹！」
我的淚水猶如水龍頭爆裂一樣，怎樣也關不上，此刻我才真正感受到溫暖。

結果，在Llesenia的陪同下，我還是讓Leo接送我們回家，由於我不想給他任何機會，以致我要求他先行送我回家。當我下車時，手機顯示的時間已經是一時二十五分，接著就是Leo接送姊姊回家．．．

第四章第二節：告別Leo（尤仙妮亞篇）

當Carla下車後，車上只有我和Leo，但這次我沒有心情跟他談話，只是剛才跟Carla的一幕仍然瀝瀝在目。
「我發現自己沒有幸福，幸福總是在我身邊擦過，人家有父母疼錫，人家有男朋友，但我．．．我甚麼也沒有．．．」
當我聽到這句說話後，難免有些心酸的感覺，當時除了攬著她之外，我真是沒有其他方法安慰她。
我把側門的擋風玻璃拉開，微風撲向我的臉龐，心想自己會否有朝一日也像Carla一樣？但為何我會想這些問題呢？
我轉頭望向Leo，他仍然專心駕車，我心想：「還是不要打擾他吧。」
但奇怪的事，他很像懂得讀心術，此時他竟然說起話來：「未知Carla現在怎樣呢？」
「她應該沒有事，你放心吧。」我強顏歡笑地說著。
「其實我有件事隱瞞了你們很久，但我覺得現在可以跟你們說清楚。」
他的語氣非常凝重，我感覺到這可不是說笑的。
「兩日後我會返回加拿大．．．」
「這麼急？為什麼？」我按捺不住打斷了他的說話，至少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也需要時間消化。在此也需要交代一下，他在加拿大留學，畢業後很快在當地找到工作，但也很快被調回香港的分公司工作。而我們的相識可以說是偶遇，就在兩年前的一個晚上，我獨自乘坐計程車回家，車內聽到電話鈴聲，但不是來自自己的電話，當我轉身望著沙發時，發現另外一個手機在沙發上不斷響著，就是我接聽了電話後，我才認識到手機機主Leo。
「公司把我調回加拿大，但自己也有些私事需要跟進。」
「甚麼私事？」
「希望你知道後不要太大反應，這就是我一直刻意隱瞞的事。」
說到這裡，他的神情仍然非常凝重，但男人有甚麼秘密需要隱瞞呢？大概也不會把自己說成同性戀吧？
「你說吧。」
「其實我已婚！太太和女兒也在加拿大！」
這個消息確實來得突然，我根本沒有心理準備，一個曾經令我朝思暮想的男子，竟然是已婚人士，恐怕Carla知道後也難以接受這個事實。
「是否有些失望呢？」這次他說的很自然，跟一般對話沒有兩樣。
「那裡有呢？我們只是朋友而已，但我相信Carla比我更加失望。」
第一句很明顯是謊言，但我覺得要是讓Carla知道後，她一樣會失望，縱使她不想承認也好。
「我剛才致電Carla時就是想跟她道別，只是想不到你們竟然一起，哈哈！」
從他的語氣我已感受到，他終於如釋重負，相信他隱瞞這個事實是很艱苦的。我稍作遲疑，他續說：「其實我內心也有掙扎，我也想著可以對你們隱瞞著一輩子，但你們也是我的朋友，我覺得不好意思。但希望你們也明白，我是沒有惡意的。」
「哈哈，別介懷吧！但當初為何你不跟我們說清楚呢？」
雖然我有少許因他隱瞞著已婚的事而生氣，但我相信他的為人，至少他也沒有對我們作出不軌的行為，大概是有苦衷吧。
「我在加拿大結婚後才來港工作，初期我也樂意公開自己已婚的身份，但我發現自己不能這樣做。」
「為什麼？」
我有些疑惑，為什麼不能公開自己身份？我認識身邊的人也毫無吝嗇地公開自己的感情狀況，但為何他說不能呢？不會是為了農曆新年不想派紅封包吧？
「未知是否中國人和外國人的道德觀念差距，中國人總會覺得婚後應該拒絕結識其他異性，尤其在社交場合，當我表明自己已婚後，女性們彷彿也對我鎖上厚厚的鋼閘，別說是交朋友，就算攀談的機會也沒有。」

當他道出這個論點後，我才恍然大悟。事實上，身邊已婚的男性朋友，我也很少聯絡，甚至已沒有再聯絡，反而女性卻很少有這問題出現，我還認識一些已婚的女性朋友也會在不同的社交場合出現，當然也有些是循規蹈矩的家庭主婦。
「但同事們也會知道你已婚吧！」
「同事之間不能隱瞞已成事實，要是跟公司有關的社交場合她們也會邀請我出席，但撇開工作後，她們只把我當作同事看待，私底下並沒有朋友可言。所以工作以外的人，我也不會輕易表露自己的感情狀況。」
「因為已婚而不能有正常的社交生活，真是可悲。」
但說實在，要是有兩名男士，一個已婚和一個未婚，我也寧願花時間了解未婚的男士，這是正常的心理啊！雖然這是事實，但仍然同情他。
「我不覺得可悲，這兩年來我認識了你和Carla可說是幸運，我要多謝你們才對。」Leo笑說。
「是我們應該多謝你，幸好這兩年有你的出現，為我們分憂也在所不辭，我真是不懂得怎樣報答你。」這句是真心說話，要不是Leo不斷給我正能量，恐怕我已為情自殺了。
「別要這樣說吧，我只是為朋友解決煩惱而已。」
不經不覺間，車子已停在我家樓下，這也意味著我們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當我下車時我也不忘問他：「我們有機會再見面嗎？」
「隨緣吧，但我相信總有機會的！」
「那我們保持聯絡吧！」
「再見！」我們同時說。

當我下車後，並沒有即時轉身就走，而是站在路邊，目送那輛紅色跑車離去。我慨嘆的是，這個世界上好男人買少見少。我所認識的好男人不是已婚，就是有固定女伴。難道還要寄望Wilson？愈想愈是悲哀．．．

第四章第三節：馬域登場（伊甸篇）

明天是我的例假，所以我相約了一名相識了超過十年的中學師兄在旺角朗豪坊頂樓的清吧見面。他姓馬，單名域，洋名Rick，他還有很多稱呼，例如馬sir，域少等，在不同場合也有不同的稱呼，但我喜歡稱呼他為Rick
Ma。這個就是我所提及的高人，我也不得不介紹一下。他沒有大學學歷，也不是文科出生，但他立志成為一位自由作家。對女性心理學頗為有研究的他，奇怪地二十歲已婚，兒子七歲，但最近才離婚，兒子撫養權也交給前妻。奇怪的是他沒有因離婚而特別失落，反而覺得這是一種解脫。但可惜身邊的親戚朋友不是這樣認為呢？結果他與他的中學同學侯麗婷在九龍城合租一個單位居住，雖然是一個單位劏開兩半的劏房，而他的中學同學是酒吧派對負責人，Rick有時候也需要充當她的助手，但這個只是他的副業。因由他是沒有固定正職的，離婚前他本是一名全職保安員，但當他離婚後，便立即要求保安公司跟他轉為兼職合約，現在他一個月之中只有兩、三日才會替公司上班。來到這裡，他確實予人感覺是不務正業，但當我知道他中了六合彩頭獎後，我才明白他過的是半退休生活，這個也是他願意用錢贖回自由的原因。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契妹是一名有知名度的少女模特兒，但可惜最近鬧翻了。
「今天是甚麼日子？竟然找上了我？」Rick坐下來第一句說的話。
「難得明天放假，想找人跟我談天說地而已。你看，啤酒也準備了！」
「好！今晚不醉無歸！不如點一些小食吧！」
「也好！」
就是這樣，我們把酒談天，當中也談及到一些愛情問題。我問他：「最近在公司認識了一個女同事，我不知道應否嘗試展開追求呢？」
「你這傢伙也算是猴急，你剛轉新工作不久而已，這樣快便找到目標？」Rick笑說。
「不是吧，我跟你同年出生，你離婚不久已有同居女友，而我二十八年來也未曾觸碰過女子的手。」
「你不要說笑吧，我跟Audrey只是分租同一個單位，並沒有其他。嚴格來說是她另有所圖，她不想跟陌生人成為鄰居，我才被逼租下另一半單位。」說罷，他把啤酒倒進口中。
「劏房？孤男寡女共處一室，很難令人相信你們不是這種關係吧。」我笑著說。
「說明是劏房，我們當然是各據一方，況且她也有男友。」
「說實在，何時約她出來一起見面？」說罷，我拍了一下他的手臂。
「她每晚也在尖沙咀，今晚也不例外，你是否想見她？」Rick笑說。
「這．．．那算了吧！」
當他跟我說她在尖沙咀後，我已經想到她應該在夜場內，我還是不打擾她。接著就是電話鈴聲響起，是Rick的電話，他接聽後說：「甚麼事？」
「．．．」
「我在朗豪坊頂樓，怎樣？」
「．．．」
「不了，我約了朋友。」
「．．．」
「我女友？是誰？」
「．．．」
「阿珊？不是吧！上一次我只是跟她猜了兩板而已，何時成為我女友？」
此時我心想：「他的艷福可真不淺啊！」
「例如呢？」
「．．．」
「何來我有這麼多女友？為什麼我不知道的．．．」
我心想：「原來不只是一個，嘻嘻。」
「你跟她們說，我病了，需要休息一下，就這樣吧！」

說罷，他已按下結束通話。
「渾小子，你可真是艷福不淺，何時賜教？」我笑說。
雖然看似說笑，但我也渴望他能夠傳授一招半式給我，好讓我成功覓得美人歸，尤其是Llesenia，我對她的幻想剛剛才開始的。但當我重新把視線投向Rick時，他仍然望著手機，用手指點著螢幕，大概是發短信吧。當他放下手機後，他問：「剛才你說甚麼？」
「我問你何時教我跟女性溝通的技巧？」
「這個不要問我，我倒是很差的・・・」
「很差？剛才的電話內容已出賣了你。」我笑說。
「這是你的師姐害的，她麾下的員工也是女性為主，陰盛陽衰的情況下你根本不難想像。剛才她跟我說那些同事們問我為什麼不上班？我心想『今天我沒有客人，為什麼要上班呢？』要是上班，回家後難免被Audrey責罵一頓了。」他一邊說一邊揮動著左手。
「電話提及的阿珊是誰？樣子如何？」
「她是酒吧經紀，樣子也不錯，但帶點稚氣，你想認識她？」
「找一天吧，我一定會跟你到尖沙咀走一趟。」這當然是循例說的，事實上我很少到這些夜場，就算是喝酒，我也寧願到清吧，至少這些地方能夠給予我安全感。
「稍等，電話響起！」
說罷，他用食指放在嘴唇中間，另一隻手把手機放在耳邊：「喂！」
「・・・」
「只是頭痛而已，用不著看醫生吧？」
「・・・」
「讓我痊癒後再說吧，我要休息，下次見！」
「・・・」
「再見。」
說罷，他便掛線。
「剛才來電就是阿珊，她知道我病了後便立即問候我。」
「真令人羨慕，我也希望有女性朋友致電給我。」
「不要說我這些，先說你這一筆吧。」
他終於返回正題了，我的心情也突然雀躍起來，我急不及待重覆剛才的問題：「那我應否向該名同事進行追求？」
「你觀察一段時間才下定論吧，關於她的資料不夠詳盡我也愛莫能助。」
其實他說的是對，我的確是比較著急，要是貿貿然向一名女子展開追求，倒不如召妓還實際得多。

時間是兩點三十分，我跟Rick分別後，便獨自回家。我想：「後天回到公司，我一定要鼓起勇氣，向她索取聯絡方法。」
只是一切也不能盡如人意・・・

第五章第一節：不可理喻（尤仙妮亞篇）

~當我打開家門後，發現大廳燈火通明，便轉身望向坐在沙發上的Wilson，茶几上放著一碗公仔麵，我問道：「剛才沒有吃飯麼？為何這麼晚還煮麵？」
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接著就問：「剛才到了那裡？」
看他嚴肅的樣子可不是說笑，雖然我不清楚發生甚麼事，但相信不會是我的問題吧？我答：「剛才和Carla吃晚飯，晚飯後便跟她到了尖沙咀海傍聊天．．．」
「就是這樣？」
說罷，他的雙眼怒視著我，這也顯得屋內的氣氛極不尋常。
「要是你不相信可以直接找她問個明白，我很累，不跟你解釋這麼多！」
「你別走！你跟我說清楚，剛才是誰送你回家？」
他站起來及高聲說出這句話，這也使我不得不認真對待。
「難道誰接送我回家也需要向你交代嗎？」
我轉身後對他說出這句話，我看見他用手指指向我，但我也不甘示弱，便把手袋丟在沙發上。
「你算是甚麼態度？那輛紅色跑車是誰？」
他情緒高漲，聲量也隨著他失控的情緒而提高。其實他應該知道這輛車是Leo，只是我沒有說出來而已。
「你應該知道的！」我冷冷地說。
「那為什麼他送你回家？你們是甚麼關係？」
他的聲量並沒有減弱，但他的舉動讓我感覺他對這段關係沒有信心，既然沒有信心，那為何仍在一起呢？
「我不想跟你解釋，你相信我的話便不應該繼續問．．．」
我仍未說罷，他已搶著說：「開玩笑！這麼晚還跟舊情人在一起，他還要送你回家，你不要把我當作白痴吧！」
「甚麼舊情人，我們從沒有開始，我們只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普通朋友這麼晚還單獨見面？他對你有多重要啊？」
「他不是找我，他是找Carla，只是剛巧我們在一起而已。兩天後他返回加拿大，你滿意吧！」
我氣結了，當說過剛才的話後，我頭也不回便走進房間，用力地把房門關上。門外的無論是拍門聲還是呼叫聲，我也聽不進耳。我躺在床上，努力反思剛的問題所在？難道男和女之間一定是那種關係嗎？Leo把我們當作朋友，也算是難得，但為何幸福總是跟我擦新而過呢？這也不禁使我想起今天接觸的新同事Edin，其實他的樣子不俗，也有內涵，只是比較害羞而已。反正明天是工作天的最後一日，倒不如嘗試跟他交換電話吧，未知他是否願意跟我交朋友呢？由於昨晚沒有洗澡，以致今早起床後，便立刻走到浴室洗澡，及期待今天所發生的事。可惜的是，今天沒有遇見Edin，而自己的工作也很忙，但當到了晚上，我才知道自己的希望變成失望．．．這一晚，公司的同事們也為我準備飯局，大部份有上班的日班同事也能撥冗出席，大約二十人左右。雖然我對這家公司沒有甚麼留戀，大部份人我也不欲跟他們聯絡，出席只是為了交足戲份。況且有些同事們心態上也當作一般同事聚餐，只是這一次人數比平時多而已。我們平均分配兩張圓桌，而這次飯局負責人強哥坐在我旁邊，當他宣佈人齊後，我開始環望四周，只是不見Edin蹤影。我問強哥：「Edin沒有來麼？」
「今天他放假，你很想他出席麼？」
「只是問問罷了．．．」
其實我很想答是，但自己不知如何啟齒？雖然只是普通的對答，但卻惹來同枱的舊同事們搭訕。
「Edin？他是誰？」
「算了吧，他入職還不到一星期，也不會預計邀請他的。」
「你們也不是這麼相熟吧？」
「我也是臨時收到強哥通知，我原定要回家吃晚飯。」
「要是他沒有放假，他也許會出席。」

他們的說話我沒法聽進耳內，現在只想盡快吃過這頓晚飯後，跟這一夥人永別。「Lesenia，去唱K嗎？」
這時已經散場，這句話是離開酒樓後其中一名男同事跟我說的，此時我皺起眉頭，也沒有心思理會出自誰人的口中，相反只是冷冷地回應一句：「我很累，有時間再約吧！」
說罷，我頭也不回轉身就走。事實上，這間公司並沒有甚麼值得留戀，唯一的只是他，但他就是這樣消失了・・・

第五章第二節：緣盡（伊甸篇）

~這天是我的假期，那當然是日上三竿才起床。起床後首先要做的是叫外賣，由於平日放假，父母也要上班，以致家裡只有我一個人。當掛線後，我立即走到浴室，把昨晚的酒精氣味清洗。
由於是午飯時間關係，外賣並沒有這麼快送到達我家中。當我沖洗過後，便立即上網瀏覽討論區，而我最喜歡的就是關於愛情的版區。要是幸運的話，也有機會看見Rick所發的帖子。而他最近發表的「有好感不代表有意思」更是值得一讚。當我看過這篇文章後，才對Llesenia的定位比較清晰，至少也會想想我對她的是好感還是有意思呢？始終自己的戀愛經驗尚淺，有好感和有意思的確是容易混淆，也許我對她只是好感罷了。這一晚心情異常複雜，為的只是想一個藉口能夠取得她的電話號碼，但這樣是否多餘呢？還是直接問她：「我們可否交個朋友？」除此之外，我也不斷幻想跟她交往的過程，既緊張又期待。第二天早上，我仍舊在顧客服務中心當值，跟我一起當值的還有當早班的Mabel。在早上比較空閒的時候，她主動問我：「昨天放假到了那裡去？」
「沒有，前一晚跟朋友到酒吧陪醉。」
「酒吧？你很喜歡喝酒嗎？」
「也算是，但我比較喜歡清吧，我只是志在跟朋友閒聊而已。」
「找一天吧，我也喜歡喝酒的。」
「好吧！」
此時我心想：「原來跟一個沒有感覺的異性聊天是這樣痛苦的事。」
「對了，說好的巧克力呢？」
說罷，她已伸出雙手，做出一個行乞的姿勢。糟了，我完全忘記了這回事，雖然我對她沒有興趣可言，但畢竟她的要求也不算是過份，我也想過嘗試滿足她。畢竟也不想得失任何人，尤其是異性。
「昨天沒有上街，午飯時間才買吧！」
「你說的就是！」雖然她指著我說，但語氣是輕鬆的。此時，繁忙的工作接踵而至，我們也沒有多餘時間閒聊，換上的就是埋頭苦幹，並寄望中班的同事會接應我吃午飯。時間也隨著繁複的工作一分一秒地過去，直到背後有一把女聲在耳邊呼喚著我：「Edin，你吃飯吧！」
「那麻煩你了！」
說罷，我立即轉頭望向Llesenia，但我的眼神略帶猶豫，而眼前的女同事也對我投向奇異目光，因由眼前的不是Llesenia，是另一名女同事Natasha。此時我心想她是否當夜班還是休息？其實我可以向她們問過明白，但這樣非常唐突，才打消了這個念頭。當我返回控制室，吃過中午的飯盒後，正想閉上雙眼小休一會時，控制室內二名同事的對話令我無法進睡，但我沒有留意控制室的是甚麼人，只知道他們很吵耳，但當我留心聆聽他們的對話內容後，大概知道Llesenia昨日已經離職。人想：「天呀！早知如此，昨天我不休息吧！」
剛才不能入睡只是對話的聲音，而這次卻是對話的內容。但她為什麼不讓我知道她會離職？難道她覺得我是閒人，沒有必要知道此事嗎？算了吧，反正也不能入睡，我只好離開休息室，走到商場內的比利時巧克力店鋪。
沿途我致電Rick，不得不提的是他認識該巧克力店鋪的高層，買東西可以有折扣。
「喂！」
「Rick Ma，我需要你幫忙！」
「是否愛情煩惱呢？」
「這些可以容後再說，現在我想你幫我向沙田分店的比利時巧克力店鋪取折扣優惠。」
「買巧克力？送給你上次跟我提及的女同事嗎？」
「我跟她已緣盡了・・・」
「發生甚麼事？」他搶著說。
「她昨天已離職，我想以後也沒有機會再見她了。」我低聲地說。
「不打緊吧！找一天跟我去酒吧，我帶你結識異性朋友吧！」他笑說。
「下次才算吧，現在我想買巧克力。」於我而言這就是同樣的邀請，同樣的推搪。

「已經搞定了，你跟店員說你是Connie的朋友便可以。」
「這麼快？」雖然我相信他的辦事效率，但也不能相信他能夠一邊跟我對話一邊幫我處理此事。
「對呀，剛才跟你對話的時候，我已經跟她用facebook聯絡了。」
「你真棒，下次我請客！」
「你說就是，我還需要小休一會，下次再談吧！」
「再見！」
說罷，我已經連忙掛線，眼前的就是那間巧克力店。由於我只是為送而送，所以也不想花這麼多心思，但我正想拿起貨架上的其中一盒巧克力時，發現價錢並不是我預算範圍內，縱使有折扣也不是這樣吧。此時我走到收銀處旁的櫃位，櫃位下的玻璃箱盛載著各款不同的散裝巧克力，一百克也是百多元，覺得是理想價錢後便開始向店員查詢：「請問一百克大概有多少粒巧克力？」
「六至七粒，請問先生還有甚麼可以幫你？」女店員說。
此刻我的心底冒了一陣寒氣，如果六至七粒需要百多元，那即是一粒巧克力大約二十至三十元。
「我是Connie的朋友，我要一百克黑松露。」
「沒有問題，折實後八十五元。」
當我付款後，一手接著這些奢侈品，心想：「幸好有折扣優惠，否則我一定不會再買。」此刻我才感受到，我的心傷還不及我的錢包更傷。Llesenia，你在那裡？為什麼你會不辭而別？我很想你！一日・・・
兩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七日・・・以至一個月後・・・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她始終沒有再次出現在我面前，難道我跟她緣盡於此・・・

第五章第三節：空穴來風（卡拉篇）

「（國語）這個是新產品嗎？多少錢？」來自內地的男顧客指著我身後的櫥窗問。
「（國語）對啊！這個是百慕達系列，全世界只有這一款，價值三千二百二十萬，我拿給你看吧！」說罷，我立刻站起來，把身後的櫥窗打開，並拿出一枚鑲滿鑽石的手錶。
「（國語）就是這個，你試試看。」
當他戴上手錶後，便左看看右看看，還走到玻璃門前照著那手錶，折射出來的光芒令人著迷。此刻心想要是有人送給我，我立刻跟他結婚也願意。
「（國語）喜歡嗎？先生。」
「（國語）這個送人不好，我想看一下比較便宜的。」
心想：「原來是充闊佬，早知如此不要花時間在他身上。」
「（國語）就這個吧！」內地男顧客指著櫃檯櫥窗，手指頭指著的男裝手錶。
「（國語）這個是男裝，價錢三十二萬？我拿給你看吧！」
說罷，我立即從櫥窗內取出這枚男裝手錶並放在盤子上。該名顧客立刻從盤子上拿起這枚手錶，同樣地急不及待把手錶戴長另一隻手。
「（國語）那一款比較好看？」他問我。
我沒有說話，只是用微笑來作出回應。心想：「喜歡便立即付款吧，還在磨蹭。」
說罷，他已經把手上的兩枚手錶除下，他把百慕達系列放在盤子上，並拿著剛才的男裝手錶問：「（國語）多少錢？」
「（國語）三十二萬。其實這個很好看，送人也很好，我相信他會喜歡。」
「（國語）有沒有打折？」
「（國語）不好意思，我們不會打折的。」我心想：「這麼便宜的手錶還要求折扣，不是吧？雖然我也不能負擔這個價錢。」
「（國語）甚麼意思？」說罷，他的笑容漸退，並叮著我。
「（國語）因為我們是專賣店，我們不可以打折的．．．」
我仍未說罷，他已經搶著說：「（國語）甚麼不可以打折？外面的錶行也有打折，為什麼你們不能？」
「（國語）外面的錶行不是我們的專賣店，他們要打折也跟我們無關。」心想：「既然錶行有折扣便到錶行買吧，還待在這兒幹什麼？」
「（國語）我管你是專賣店還是怎樣！我要打折！」
他的聲量漸進式提高，這也吸引了身邊同事目光，站在門口的保安員也望向我們。
「（國語）不好意思，我們不可以作主的．．．」
「啪！」
他在桌上拍了一下，把我的說話打住了，他說：「（國語）這真是混帳！」
說罷，他頭也不回便離開座位，匆匆地離開店鋪。當確定他離去後，同事們也討論這個客人。
「這些國內人真是沒有禮貌，換了是我，我也可能抵受不了。」Jackson說。
「算了吧，我也預計他不會買的。」我一邊清理枱頭一邊說。
「只是想不到他會拍打枱面而已。」Ada說。
「我只是怕他出手打人！」
保安員Simon也搭訕著，我也回應了他：「要是他打我便報警處理，把他抓回警署還好，反正我也不想應酬他。」
「那我先行吃午飯，再見！麻煩你，Simon！」
Ada說罷，便離開店鋪，而這段時間沒有客人，我便檢查公司電郵，發現有一封未閱讀的內容，時間顯示為十五時二十八分，即是剛收到不久。
這個電郵是寫字樓發出的，是關於到瑞士總公司上課的事宜，而名單中驚現我的名字，這是甚麼一回事？「Gavin，你看看電郵吧！我有些問題需要請教你。」

「我來了，甚麼事？」
Gavin說著，此時也吸引了Jackson和Vera圍觀。Gavin是我的上司，也是這店鋪的經理，店鋪的大小時務也是他負責安排和決定，甚至這次到瑞士上課，也是他的意思，所以我需要問個明白。
「恭喜你，Carla，公司已經批准你到瑞士上課。」
「Carla，恭喜你啊！」Jackson及Vera不約而同為我送上祝賀，但事實上我的心情仍然矛盾非常。
「我．．．還以為Gavin說笑而已，當我收到電郵時還想著是否造夢。」
「我從來不會說笑的，這兩星期辛苦你了。」Gavin說罷，他拍了拍我的手臂，面露出一副滿意的笑容。
「但我仍未準備好．．．」
「不要跟我說這些，你要對自己充滿信心才對。我好不容易才向寫字樓推薦你考升級試，不要白費我的心機吧！」Gavin搶著說，他的嚴肅可不是說笑。
「升級試？難道你的意思是指上課後便開始考試？」
「對啊！其實不難，只要上課時專心一點便可以。」Gavin笑說。
我心想：「不要這樣對待我吧，我只求安穩而已，權力這些東西暫未適合我。」
此時手機響起，是來自母親的whatsapp短訊，內容是：「今晚來我家吃飯吧！」
其實我仍然生氣，但也考慮到三日後我便要啟程到瑞士，在此期間也需要跟母親一聚。這一晚，是我作客母親家中，相信是我離開香港前最後一次跟她見面。這一頓飯非常豐富，像是知道我將會有好消息宣佈似的。
「Kathy，今天是甚麼日子？」
「母親想見自己的女兒不可以嗎？」
「當然可以，今天我有個好消息要向你宣佈。」
「甚麼好消息？難道是加薪？」
「離加薪不遠了，但加薪前我會到瑞士兩星期．．．」
「兩星期？那豈不是兩星期也不能見面？那你要小心些，一個女子在國外很危險的。」
「放心吧，Kathy，你的女兒會懂得照顧自己的。」我笑說。「叮噹！」
「我來開門。」
說罷，她一個箭步衝向門口，連忙把大門打開，但此後卻是我不想聽到的聲音。
「Carla也來了，那便好了！」一把令人作嘔的聲音在我耳邊飄過，霎時間也使我的食慾大減。
「Kathy，你不是要跟我說為了招呼他，這頓飯才這麼豐富吧？」我帶著刀鋒的語氣說。
「Carla，不要說這些吧，畢竟是一家人嘛．．．」
此時我終於按捺不住打斷她的說話：「我才不會跟這些人是一家人！」
「不打緊吧，既然Carla不想看見我，那我走吧！」那令人作嘔的聲音說。
「怎樣可以呢，今天是你的生日！」母親跟他說。
她接著跟我說：「Carla，今天是父親生日，好歹也跟他吃一頓飯吧！」
看她這樣心平氣和跟我說，我也不好意思對她發難，只知道下一次我必須要問清楚「這個人」會否出現？而「這個人」當然就是我的父親，只是我並不承認而已。
雖然我沒有發難，但我也沒有說話，只是坐在位子上含著筷子。母親看見我沒有反應後便讓「這個人」坐下來，但自從他坐下來後，我也沒有再說話，只是一直忍受著母親跟他打情罵俏，這一刻我只想盡快吃完這頓晚飯。當我放下碗筷後，第一句便說：「我先走了！」
「這麼快？坐一會兒吧！」
母親仍然保持著那份心平氣和，但這一次我沒有被她融化，相反只是說了一句：「我明天還要上班！」
說罷，我打開大門，頭也不回轉身就走。底裡，我覺得能夠完成這頓飯已經算是風度，然而不想跟他們說話也是鐵一般的事實。只是我根本沒有多餘時間理會這些閒事，現在最急切的，就是準備瑞士之行，也希望此行能夠令我的事業更上一層樓。

第六章第一節：亮起紅燈（尤仙妮亞篇）

不經不覺已離開公司一個多月，在此期間，大部份的舊同事也沒有聯絡，或者換個轉來說，是我不欲跟他們聯絡而已。男同事的電話我不會接聽，就算是whatsapp，我也草草回覆了事；女同事的電話我也不會刻意接聽，就算是錯過了的來電我也不會回覆，因由她們跟我說的不是公司的事就是那些工作上的無聊事，這可真使我不厭其煩。但這也不是重點，問題在於她們第一句便對我說「Lesenia」，我恨不得立刻中止來電，從前是同事便沒有辦法，但現在我跟這些人沒有半點關係，所以我沒有必要容忍。「容忍是有限度的！大小姐！」
這句說話出自Wilson口中，我們正身處位於中環威靈頓街的一家餐廳，「大小姐」是他對我的稱呼。
「你用不著這麼兇吧？」
「我只是要求結帳時每人一半而已，也不是這樣過份嗎？」說罷，他突然站起來。
「平時不是你請客麼？」
此時我也站起來，想不到他竟然為了一頓飯而跟我吵架。其實是誰請客也沒有所謂，但我覺得各自結帳前應該互相溝通一下，並不是當眾大吵大鬧。
「那用不著每一餐也是我結帳吧！我每個月的薪水不是全部奉獻給你的！」
他說罷，我立即從錢包中掏出一張五百元紙幣放在桌上，這五百元已足夠給我們這頓飯結帳。
「這一頓飯我不用你付錢！」
說罷，我立即跑出餐廳外，看見計程車剛好停在門外，我立刻上車，直指尖沙咀。「Carla，你在那裡？」
途中，我致電Carla，但想不到她竟然這樣快接聽電話。
「我在Kathy的酒吧內跟朋友們賣醉，你有無興趣？」
「朋友們？你們很多人嗎？」
一般情況下我絕對不會問這些問題，但今天我很想Carla陪我傾訴，並不是玩樂。
「不是，他們也是Audrey的朋友，我只是跟他們玩一會而已，我已經留了座。」
Carla說。
「沒有問題，十五分鐘後到。」
說罷，我掛了電話。當我掛線後，便看見Wilson給我的whatsapp短訊，內容是：「我把剛才的錢還給你！」
當看到這個訊息，我也不欲花時間回覆。他還是不明白他錯在那裡？我覺得他純粹認為我是為了自行結帳一事而生氣，要是他這樣想，我覺得很難再與他溝通。「小姐！請問你找誰？」
是酒吧門口的男子跟我說，我想他是認不出我的樣子了，大抵我最近少了夜生活吧！可是我還認得他就是馬域。
「我是找Carla的。」
「你是不是Llesenia？」馬域問。
「你終於認得我了！很久沒見！」我雀躍地說。
「對啊，Carla跟我說過你會來，你可以進入了。」
「一會兒見！」「姊妹，沒有甚麼事嗎？」Carla一邊搖著骰盅一邊說。
「剛才真的氣壞了！」
「甚麼事？關於Wilson的嗎？」
說罷，她已放下骰盅，開始留心跟我對話。
「剛才跟他吃飯時，他竟然為結帳的問題大吵大鬧．．．」
「那你有沒有幫他結帳？」Carla搶著說。
「我掉下五百元後，便立即離開餐廳。」
「五百元？為什麼這樣笨？你應該堅持嘛！」Carla把「五百元」這三個字放大聲量，也令旁桌的兩名男士對我們行注目禮。

「輕聲說吧！其實我不是為了錢銀問題，而是風度。我覺得無論如何也好，也不應該當眾大吵大鬧吧！」
「他這樣做也非常失禮，唉！」她再次拿著骰盅，歎了一口氣後續說：「你還是找另一個吧！」
「好！」我大喝一聲後，也拿起桌子上的骰盅，接著說：「我們不醉無歸！」
「對啊，暫且把這個壞男人拋諸腦後！」
Carla說罷，旁桌的兩名男子拿著骰盅和酒杯走到我們面前，他們放下骰盅後，其中一名中年男子走到Carla面前伸出右手說：「你好，我是Andy．．．」
「我是Carla，但可惜你令我想起一個不想看見的人，麻煩你跟我保持距離。」
此刻Andy的面色大變，但我無暇理會他，而另一位稍為年青的男子也伸出右手跟我說：「我是Calvin，請問你是甚麼名字呢？」
「我是Llesenia，你好！」
「Llesenia？請問怎樣串呢？」
「L–L–E–S–E–N–I–A，兩個L連在一起讀Y音。」
在社交場合，我也不會介意教別人讀我的洋名，畢竟大家也有機會成為朋友，我也不想朋友們把我的名字讀錯。「不好意思，這張桌不是我們的，你們可否返回原位？」
是馬域的聲音，此時我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Carla和Andy身上，他們也站起來，馬域站在Andy面前把他隔開。
「你們不是跟我說這個場地是你們負責嗎？為什麼不可以（跟她們一起耍樂）？」Andy邊說邊指手劃腳。
「唯獨這張桌不是，不好意思！」馬域笑說。
「甚麼事？」
是一把女聲，她穿上連身短裙，黑色絲襪及紅色高跟鞋，看似是今晚的派對負責人。沒錯，她就是Audrey。她走到我們面前，Andy跟她說：「為什麼不可以跟她們坐在一起？」
「不好意思，這一桌是另外消費的。」
經Audrey解釋過後，那位自稱Andy的男子顯得無可奈何，只好返回自己的位子，此時Calvin說：「不好意思，我要看看我的朋友！」
說罷，他也跟隨Andy返回自己座位。「剛才真的不好意思，帶給你們麻煩。」Audrey說。
「不打緊，請問馬域有空嗎？」我問。
此時，Audrey跟馬域面面相覷。此時Carla終於補上一句：「我的姊妹要求馬域留下來，你不會不放行吧？」
「那好吧！馬域，你招呼她們吧！」Audrey拋下這句話後便繼續招呼她的朋友。此時，馬域坐在我身旁，他問：「想玩甚麼？」
「不是，我想找你告解．．．」
「你不是已告解完畢麼？」Carla笑說。
「不打緊，你說吧！」馬域一邊拿著啤酒一邊說。
「如果一個男人，在餐廳內為了結帳的事而大吵大鬧，你覺得這個男人值得附託終身嗎？」我問。
「如果以事論事，我認為這個男人思想不太成熟，完全不值得附託終身。」說罷，他也不忘把手上的啤酒倒入口中。
「那你認為一對情侶在餐廳吃飯後，男方是否需要主動結帳嗎？」Carla搶著問。
「不一定的，首先考慮雙方經濟能力，要是女方經濟能力比男方好，女方也可以主動結帳，但我相信要是感情穩定的話，大家也會為對方設想的。我認為就算是情侶，也不一定每餐也是由男方負責，這方面需要取一個平衡。」
「怎樣平衡？其實我不介意各自付款，畢竟大家也有經濟能力。」我問。
「你說的正是我想表達的論點，取平衡其實有很多種，正如你所說各付各的便最好，又或是每人輪流請一餐。」
「其實之前也是我的男友負責結帳，這可算是潛規則，但這次他竟然為此事吵起來，這是甚麼意思？」我續問。

「原因有很多，最單純的原因就是他沒有能力付款，要不是這個原因就是他覺得不值得再為你付出。」
此時，馬域一口氣把手上的啤酒倒進口中。
「你的意思是．．．他不想為我付出？」
此時我終於喝上第一口威士忌綠茶，當我開口問這個問題時感覺迷茫，但又期待他給我的答案。
「或者你向另一方面想，你有沒有為他付出過甚麼？」
說罷，他開了第二罐啤酒。
「馬域，你問的不對，她就是不懂得放手。」
Carla搶白，此時我腦裡盤旋著「付出」和「放手」這兩個詞彙上。對了，這些年來我有否為他付出？還是我對他的愛只是一廂情願？這晚我並沒有喝醉，因由Carla只是坐了一會便四處幫手，而我大部份時間也跟馬域談天說地，方才發現他說的話頗有深度，他的思維比較獨特，我在他身上也有得著。但這晚開始，我也要重新考慮我和Wilson的關係。

第六章第二節：偶遇高人（卡拉篇）

手機鈴聲不斷響起，是母親的來電，我接聽後立即說：「Kathy，甚麼事？」
「Carla，今晚有空到酒吧幫手嗎？」
「酒吧人手不足嗎？」我摸不著頭腦，因由母親從不主動來電需要我到酒吧幫手，就算是到酒吧也是我作主動的。
「Ceci的朋友今晚開生日派對，她向我請了假，沒有辦法下我只好找你。」
「我不想看見那個混蛋！」
「不要這樣說吧，畢竟他是你的父親。你放心吧，今晚的負責人你也認識的。」
「是否Audrey？」
「就是她了，她也很想見你。」
「那今晚見！」
說罷，我馬上掛線。此時我已下班，剛好和一眾同事一起吃飯，他們也是慶祝我成功擢升為店鋪主管。
當跟他們告別後，我立刻走到亞士厘道，向酒吧的方向前進。看著堆於亞士厘道的人群，我顯得毫不起眼，今天我穿上最普通的服飾，也沒有特別化妝，因由沒有預計自己到這些地方。「你好，Audrey！」
「很久不見了，你到了那裡去？」她衝上前，抓住我雙手雀躍地跟我說。我望著她穿上連身短裙，黑色絲襪及紅色高跟鞋，再望著自己的黑色長袖T - shirt，緊身牛仔褲及長筒皮靴，彷彿覺得自己是外太空生物擠進地球人堆一樣。
「最近夜生活比較少，今天只是幫母親而已。」我笑說。
「原來如此？最近工作如何？」Audrey問。
「剛剛升職，剛才跟同事們慶祝。」
「那恭喜你！」
「多謝！」
接著，電話突然響起，是姊妹的來電，難道也是為我祝賀？
「Carla，你在那裡？」
她這一問，我大概也知道她的意思了，縱使是幫母親打理酒吧也得要說成消遣。
「我在Kathy的酒吧內跟朋友們賣醉，你有無興趣？」
甫一開口，我已經知道自己說錯了一句話。果然，她很快便問：「朋友們？你們很多人嗎？」
「不是，他們也是Audrey的朋友，我只是跟他們玩一會而已，我已經留了座。」
作為自己的主場，縱使有派對負責人租了此場地也好，我只是預留一張桌子給自己用也不算過份。
「沒有問題，十五分鐘後到。」
意想不到的是，她很爽快地答應我。由於Audrey正在招呼自己的朋友，我跟她的助手馬域說：「一會兒我有朋友到，麻煩留一張枱給我！」
「沒有問題，最入面的那張給你們的，你約了Llesenia嗎？」
「對啊！她到達後麻煩你讓她進來吧！」
他沒有回應，只是做了一個「可以」的手勢後便返回門口收取入場費。
「Kathy，我有朋友今晚捧場，酒吧的事還得交給你了！」
「不打緊，你陪伴你的朋友吧，這裡我們可以應付。」母親一邊望著雪櫃一邊說。大約二十分鐘後，另一名「外太空生物」也到場，我說的是我的好姊妹，看她臉如死灰的樣子，不難想像她剛和Wilson吵了一場。她坐下來後，我拿著骰盅，一邊搖一邊問她：「姊妹，沒有甚麼事嗎？」
「剛才真的氣壞了！」
「甚麼事？關於Wilson的嗎？」
說罷，我放下骰盅，開始聆聽姊妹的說話。
「剛才跟他吃飯時，他竟然為結帳的問題大吵大鬧．．．」

「那你有沒有幫他結帳？」這是我的本能反應，所以沒有待她說罷便搶著說。
「我掉下五百元後，便立即離開餐廳。」
「五百元？為什麼這樣笨？你應該堅持嘛！」我把「五百元」這三個字放大聲量，這也是本能反應，因為我覺得女方沒有請客的充分理由，男人請客不是應有的風度嗎？
「輕聲說吧！其實我不是為了錢銀問題，而是風度。我覺得無論如何也好，也不應該當眾大吵大鬧吧！」
我心想：「要是風度，Wilson理應請客才對啊！」
「他這樣做也非常失禮，唉！」此時我再次拿著骰盅不斷搖晃，接著說：「你還是找另一個吧！」
「好！」她大喝一聲後，也拿起桌子上的骰盅說：「我們不醉無歸！」
「對啊，暫且把這個壞男人拋諸腦後！」
此時她得意忘形地搖晃著骰盅，我也正想拿起骰盅時，不知道從何處出現的兩名男子，分別走到我們面前及放下骰盅，其中一名更伸出右手說：「你好，我是Andy．．．」
Andy？這個名字打進我耳邊猶如遭到電擊一樣，我未待他說罷便搶著說：「我是Carla，但可惜你令我想起一個不想看見的人，麻煩你跟我保持距離。」
雖然這個理由有些牽強，但當我仔細看清楚他的樣貌後，我也沒有後悔剛才的說話。他的臉頰顯得非常消瘦，而且還留有一把長髮，不修邊幅的樣子令我吃不消。
「大家也是消閒而已，用不著這樣嗎？」
「不好意思，請問是誰帶你們進場的？」
「這有關係麼？」「不好意思，這張桌不是我們的，你們可否返回原位？」
這句說話猶如沙漠中的綠洲一樣，這把男聲來自馬域，他站在Andy面前很有禮貌地說。
「你們不是跟我說這個場地是你們負責嗎？為什麼不可以？」Andy邊說邊指手劃腳。
「唯獨這張桌不是，不好意思！」馬域笑說。
「甚麼事？」
這把女聲出自Audrey，看似是為了解決此事的。其實我大可以以酒吧職員的身份把他們趕走，但畢竟是派對負責人的朋友，只要不影響其他人一般也是交給負責人自行處理。
「為什麼不可以跟她們坐在一起？」Andy說。
「不好意思，這一桌是另外消費的。」
此言一出，Andy立刻面如鐵青，返回自己的位子，而另一名坐在Llesenia旁邊的男子也離座。
「剛才真的不好意思，帶給你們麻煩。」Audrey說。
「不打緊，請問馬域有空嗎？」Llesenia問。
此時，Audrey跟馬域面面相覷。看見這環境後我便說：「我的姊妹要求馬域留下來，你不會不放行吧？」同樣地，我也可以直接要求馬域招呼我們，但我也會尊重Audrey的意願。
「那好吧！馬域，你招呼她們吧！」Audrey拋下這句話後便繼續招呼她的朋友。說實在，我對馬域的印象尚算是良好的，至少不會像其他搭訕的男子一樣，只懂得發起查家宅式的問題，這裡不是婚姻介紹所，到這些地方的人一般也志在消遣，而他能夠確實做到這一點。「想玩甚麼？」此時馬域已坐在我的身旁，他拿著啤酒說。
「不是，我想找你告解．．．」Llesenia說。
「你不是已告解完畢麼？」我笑著說。
「不打緊，你說吧！」馬域一邊拿著啤酒一邊說，此時我才發現他喜愛的是啤酒，因由認識他的時候，他每次上班的時候也是喝啤酒，至少我不曾看見他喝其他。
「如果一個男人，在餐廳內為了結帳的事而大吵大鬧，你覺得這個男人值得附託終身嗎？」她問。
「如果以事論事，我認為這個男人思想不太成熟，完全不值得附託終身。」說罷，他也不忘把手上的啤酒倒入口中。
「那你認為一對情侶在餐廳吃飯後，男方是否需要主動結帳嗎？」我搶著問，因由我對這個問題也有興趣。
「不一定的，首先考慮雙方經濟能力，要是女方經濟能力比男方好，女方也可以主動結帳，但我相信要是感情穩定的話，大家也會為對方設想的。我認為就算是情侶，也不一定每餐也是由男方負責，這

方面需要取一個平衡。」說罷，他點了點頭。
「怎樣平衡？其實我不介意各自付款，畢竟大家也有經濟能力。」她問。
「你說的正是我想表達的論點，取平衡其實有很多種，正如你所說各付各的便最好，又或是每人輪流請一餐。」
「其實之前也是我的男友負責結帳，這可算是潛規則，但這次他竟然為此事吵起來，這是甚麼意思？」她續問，我留心聆聽著。
「原因有很多，最單純的原因就是他沒有能力付款，要不是這個原因就是他覺得不值得再為你付出。」
此時，馬域一口氣把手上的啤酒倒進口中。他的說話一言驚醒夢中人，因由自己也間中遇到這些情況，就是男方結帳時只付出自己的份兒，又或是結帳後會問我取回自己應付的款項，但這些男子大部份也沒有第二次機會跟我見面。
「你的意思是．．．他不想為我付出？」
此時她終於喝上第一口威士忌綠茶。
「或者你向另一方面想，你有沒有為他付出過甚麼？」
說罷，他開了第二罐啤酒。
「馬域，你問的不對，她就是不懂得放手。」
這句話是我說的，其實我也想提點這位好姊妹，世間不只一個男人，她不是沒有選擇的餘地。
「她不是不懂得放手，她是不想選擇而已！」
馬域的說話令人拍案叫絕，他完全知道我想表達些甚麼。從他的對話當中，覺得他應該不是普通人，但像他這些人，為何會甘願成為Audrey的助手呢？可惜的是我並沒有時間深究這個問題，我便離開自己的位子，開始幫手招呼客人。Llesenia便交給馬域吧！

第六章第三節：來自陌生國度的少女（伊甸篇）

這個星期六晚，我接到Rick的來電，他問我有無興趣結識異性朋友，其實他是想約我到亞士厘道某酒吧。其實我有些興趣，這些地方究竟是否真的容易結識異性呢？可惜的是明日還需要上班，只好作罷。第二天，我如常上班，如常地在顧客服務中心當值。經過兩個月後的適應，我也開始跟某些同事比較相熟，尤其是旁邊的Mabel，雖然私下並沒有聯絡，但在工作上，她也算是我的好友。每逢工作時的空檔時間，我們也是閒話家常，寓工作於娛樂。
這一天，她沒有跟我談話，只是一直埋首於她筆下的紙張，我問：「你在寫甚麼東西，是否情信呢？」
「對啊！寫給你嘛！」說罷，她望著我擠出一個可愛的笑容。
雖然我知道她是說笑，但仍然受寵若驚，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有異性對我說這些，在沒有準備下，我只能夠吐出這句：「得到你的垂青可說是我的榮幸。」
此時，她苦笑著，剛才輕鬆的氣氛也霎時間變得平靜。這時剛好有客人查詢，當我們的對答結束後Mabel才跟我說：「我申請離職．．．」
離職？不是吧？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我望著她，霎時間也說不出話來，只是呆望著她。她接著說：「我要回去屬於自己的地方。」
屬於自己的地方？是甚麼一回事？難道她將會離開這世界？此時我不自覺地吐了這句話：「不要啊！你不要自尋短見啊！」
「哈哈！你真懂得說笑，你放心吧！我是熱愛生命的。」Mabel笑說。
這時我鬆了一口氣，雖然我對她沒有意思，但總算是一場相識，也不想身邊的人離開這世界。我本想追問，但此時繁忙的時間開始，根本無暇談論這些閒事，唯一寄望還有機會跟她詳談。三日後，手機的訊息聲音響起，是Mabel給我的訊息，她問：「今晚下班後有空吃晚飯嗎？」
我回覆她：「可以！」
要是一般聚會，我也不一定會出席的，但這次不同，因為她將要離開了。好歹也是一場同事，這些應酬是必要的。但下班後令我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其他人呢？」
此時已經離開了控制室，我很自然地對Mabel說出這句話。
「我沒有邀約其他人，只有你。」
只有我？不是吧！這句說話確實令我驚喜，也可以說是驚嚇。這是我第一次被異性單獨邀約的，在這之前我還想著是歡送聚餐，有機會跟其他同事們聯誼一下，這也是我應約的其中一個原因，可惜的是這次飯局對我的事業沒有幫助。
「那我們到那裡進餐？」我問她。
「旺角或尖沙咀吧！我不想待在這裡。」說罷，她跟我並排走進港鐵站。她說的也是道理，畢竟這裡是我們熟悉的地方，工餘時間也不欲在這裡逗留。當我們入閘後，她已急不及待撓著我的左手，頭顱還靠著我的肩膊。我也來不及反應，她已跟我說：「到旺角朗豪坊吧，那裡有家意大利餐廳我一直很想去的。」
「好吧！」
這是我第一次跟異性這樣身體接觸，我不知如何是好？究竟是把她推開還是讓她繼續呢？要是把她推開，她恐怕會不爽；但讓她繼續，那是否給她一個錯誤信息？但我很想對她說：「我對你沒有感覺！」此時我才明白，被一個自己沒有感覺的女子翹著手是這樣無助的。這家餐廳是位於朗豪坊十二樓，這家餐廳我只曾到過一次，那次就是有一對樂隊組合在對出的舞台開音樂會，當時我坐在這裡欣賞，抬起頭清楚看見我和Rick經常流連的酒吧餐廳，即是十三樓。我們各自點了一碟意粉和一杯飲品，另外點了一個薄餅讓我們共同分享。
「這裡的食物可以嗎？」我嘗試打開話題，畢竟是第一次跟異性約會，難免有些口齒不靈，也不知道應該跟她談甚麼。
「嗯！但願有機會再嘗試！你會跟我一起來嗎？」她雀躍地說。
「沒有問題，下次你回來時找我吧！」我笑說。

「可惜的是我不知道有生之年能否再次踏足這片土地．．．」她說到這裡便沒有說下去，我望著她，她終於繼續說：「我會留在屬於自己的地方！」
此時我有了疑問，為何她的說話這麼隱晦？難道她有不治之症？
「你要勇敢生存下去！我會為你加油！」
「多謝你，能夠在這裡認識你是我的榮幸。」她笑說。
「你要戰勝病魔，我們會等待你回來．．．」
此時我望著她，她傻了眼望著我，此刻我才心知不妙了。果然，她搶著說：「且慢，你是否誤會了？」
難道這真的是誤會？此刻的我尷尬非常，霎時間不知如何是好。畢竟的是對話仍然繼續，她續說：「我的意思是離開香港，返回自己出生的地方。」
甚麼返回自己出生的地方？我完全不明白她的意思，才促使我把這句話說出來：「你不是香港人嗎？」
「我的父母也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而我不是在香港出生的。」Mabel邊喝著杯子上的飲料邊說。
她不是香港出生，這兩個月來她也沒有跟我說過，要不是她要返回自己的國家，我相信她也不會對我說。她續說：「三個月前，母親被委派到香港工作，我跟母親來港定居，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踏足香港這片土地．．．」
她咬下一口薄餅後續說：「．．．幸運的是，我很快在這裡找到工作，也幸運地認識了你。」
「既然這麼幸運，那為什麼不留在香港？」
「可惜的是，母親的公司在不久前已結束香港的業務，她已經返回直布羅陀。」說罷，她眼泛淚光。
從她的表現可以看出，她真的捨不得，但香港沒有東西值得她留戀嗎？
「我發現自己不能夠適應香港的生活，所以決定返回家鄉，那裡有我的家人，有我的朋友，這就是屬於我的地方。」說罷，她重現了笑容。
「你的意思是指直布羅陀？」
「對啊！」
「這是甚麼國家？為何我不知道的？是否很偏僻？」我不解地問，我相信不只是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也不曾聽說過這個陌生的國度。
「她是位於西班牙南部，是英國的屬地，持有BNO便可以自由進出這個地區。」
「英國屬地？但你的父母是香港人，那為何你在直布羅陀出生？」
我對她的身份產生疑問，也可能是興趣吧！
「父母本是香港人，他們在香港回歸中國前申請移民到英國，當時父母也只是剛結婚不久。離開香港後輾轉間來到直布羅陀，誕下我後便開始落地生根．．．」
當Mabel開始提及父母及家鄉生活也異常興奮，相信她真的是喜歡那個屬於她的地方，所謂鳥倦知還，她還是比較適合直布羅陀生活，希望她回到故鄉不會忘記我們吧！
這一晚我們輕鬆渡過，談笑風生，要不是明天還要上班，我一定會帶她走上十三樓把酒談歡，她也答應我在最後一天下班後到那家酒吧一趟。當離開朗豪坊後，我陪伴她走到小巴站，望著她上車才離去。
「再見！Edin！」她打開車窗，望著我揮手說。
「再見！」這句話我沒有說出來，我一直揮著手，目送著小巴愈走愈遠，直到離開我的視線．．．

第七章第一節：神女有心，襄王無夢（伊甸篇）

第二日，我如常上班，由於今天沒有女同事放假的關係，所以我被安排到商場內巡邏。但三小時後，突然間收到控制室同事致電，他說Mabel已經向公司申請提早離職，中班並沒有人上班，今天需要我到顧客服務中心幫手。
Mabel提早離職？為何昨晚她沒有跟我提及？是否出了甚麼問題？這個問題一直圍繞著我的腦海，甚至有些同事們也討論著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參與討論，但我也關心她的狀況，所以心裡已有所決定：「下班後致電給她問個明白！」當我離開控制室後，我急不及待拿起手機，尋找Mabel的通訊人名字後按撥出，當接通後我立即說：「Mabel．．．」
「甚麼事？」
「為什麼這樣突然？」我所說的突然是指她突然離開公司。
「不好意思啊，這數天也很忙，避免時間緊迫，所以申請提早離職。」
「對啊！手續的確比較繁複，需要多天的時間才能整理好．．．」
此時她搶著說：「你有沒有特別事？」
「甚麼？」她這一問，我摸不著頭腦，甚麼特別事？我在不知如何應對的情況下說了這兩個字。
「我指的事是有沒有其他說話跟我說？否則我需要掛線，因為我正在忙碌中。」
「不好意思，打擾了，有時間再聯絡吧！」
說罷，她已率先掛線。接著數天，我反覆致電給她，但不是忙線就是不能接通，大抵是她沒有空接電話吧！這也意味著之前的約定大有可能胎死腹中了。在此，我們已四天沒有聯絡，正確來說是我不能接上她。但工作也需要繼續，終於到了第五日，我收到了Mabel的短訊，但這個很明顯不是「短」訊吧！當我看過後便呆了起來，她的內容如下：
「Edin，當你收到這個訊息後，我已經在香港的上空。在這期間很高興認識了你，但你的出現也使我心煩意亂，我也嘗試控制自己，但我不能做到。當你為我送上巧克力那一刻，我滿以為你真的對我有意思，可惜你沒有，你沒有進行下一步動作。我很痛苦，也許這是我的錯，也許我不應該接受你的巧克力，我會比較開心。
其實我應該預計到你對我沒有意思，只是我不能夠接受現實，這個多月來我一直很努力，希望真的能夠打動你，很可惜我做不到．．．
當你問我其他人在那裡的時候，我已知道你已經對我判了死刑，但仍然多謝你陪伴我吃這頓晚飯。直到第二天你主動致電給我時，我滿以為事情有了轉機，當我問你有沒有特別事的時候，我已知道自己已經豁出去，我還寄望你會挽留我又或是說出愛我的說話，可惜換來的是多一次失望。我不接聽你的電話，是我不懂得如何面對你，直到這刻，我才有勇氣對你說出我的感受！祝愉快，Mabel。」「大好姻緣，就是給你破壞了！」
這是Rick看過這個內容後的第一句說話。沒錯，當晚我找上他。
「我也不知道事情會這樣發展的！」
這是我發晦氣的說話，我要的是他開解我，並不是為了這些說話。
「不知道？那為什麼你會送禮給她呢？你打從一開始已給她一個錯誤的訊息，你也不能怨天尤人。」
「這是你的錯，要是你教我追求異性便沒有這個問題出現。」
「幸福是自己爭取的，外人能夠協助的始終有限，你這種心態不要得．．．」他喝下一口啤酒後續說：「就像這個例子，女方已經給了你很多機會，但你根本沒有珍惜。」
「藉口，其實她愛我大可以跟我說清楚，這與我無尤。」
「人家是女孩子，覺得矜持是很正常的事，這不需要說明吧！」
說罷，他撥弄自己的頭髮。
「不好意思，有些細節你應該不清楚，其實我對這個女子沒有特別感覺，我應約純粹只為一頓飯，也以為有其他同事在一起的．．．」
「這是藉口，要是沒有感覺，那你為什麼送巧克力給她？我亦相信這一晚你不會找我！」他搶著說，但他的說話確是有理，要是我志不在此，我也沒有必要需要人開解。至於巧克力一事，我只好當作是

一場誤會吧，只是想不到這個誤會足以傷害別人而已。
「也許是我不忿吧！」
這個應該是我唯一反駁的理由，他說：「甚麼不忿？不忿自己糟塌一段大好姻緣？我反而替那個Mabel可憐，她竟然愛上你。」
「我也控制不了她的情感。」
「這就是你把錯誤推諉給別人而把自己的思想合理化。」
「我．．．我那裡有？」
「從前經常自怨自艾沒有女友，現在有異性主動跟你交往而你不珍惜，這與人無尤。」說罷，他喝光了一整杯啤酒。
我無言了，這刻我覺得他說的是對的。從前經常為這些事情埋怨，但這次是我自招的惡果。
「但你也有一個好處，你不是為交往而交往，你會對愛情比較認真。」他續說。
「對啊，我也覺得是這樣，我很不容易才愛上一個人。但當我認真的時候，我一定會對她一心一意。」
「說實在，何時跟我到酒吧見識一下？」他笑說。
「其實那些地方是否真的容易結識異性？」
「這個不是發問問題的時候，你應該首先踏出第一步，要是第一步也不踏出，你便少了一個機會。當然，你有能力的話，也未必需要到這些地方也可以結識異性。」
他喝了一口啤酒後續說：「人際關係好，異性緣也不會太差，但要是沒有這些際遇，便得要到這些地方。」
他說的話令我精神為之一振，我大聲說：「你說的也是，來！我們碰杯！」
說罷，我們分別打手上的啤酒互相輕碰一下，接著便倒進口中。

第七章第二節：蘊釀（尤仙妮亞篇）

「我到廣州公幹，大約一星期後才回來！」
是Wilson說的話，這是他近兩個月來第三次跟我說這句話。自從上次在餐廳結帳的事件後，我們已很少談話，更遑論是一同上街。現在他有的是工作，而我也開始為未來的工作作好準備。這一天接到美容學院通知，她說我考試及格，成功取得國際一級美容師資格。這也意味著我可以從事美容業，但可惜的是我要返回一個熟悉的地方。半年了，我已經離開這個地方接近半年了。這就是從前的上班地點，但從今開始我不是這個商場的管理員，而是商場內其中一家店鋪的美容顧問。沿途遇見一些我不認識的舊同事，估計是我離開後才入職的，就算是我認識的舊同事，也沒有主動跟我打招呼，大抵是沒有人認得我吧！這時也令我想起半年前認識的Edin，我想：「他是否仍在職呢？」由於我上班的店鋪不會經過顧客服務中心，所以我沒有留意那些面孔是熟悉或是陌生，我只是期待我的新工作。這裡是實行兩班制，每班八小時，這店鋪包括我在內有八名同事，每日工作人數為五至六人，而我的工作就是負責銷售護膚品。今天我是當值早班，包括主管在內有三人，她首先自我介紹：「你是新同事嗎？我是Stella，請問你的名字怎樣讀？」
幸好她懂得問我，這也令我感覺到這些人的質素會比舊同事好，我雀躍地說：「我是Llesenia，請多多指教。」
「我是Michelle，你好！」在旁的女同事跟我說。經過一個早上的講解後，我開始投入工作。在店鋪沒有顧客時，我也不時望出店外，一方面是想著迎接將會進入店內顧客，另一方面是看看有沒有熟悉的人。熟悉的人當然是指Edin，雖則我沒有可能在上班時間找他，但是至少讓我知道他是否仍然在職？下午六時三十分，是早班下班的時間，由於Stella是主管，她還需要時間處理一些事務，所以我跟Michelle先行離去。由於我跟這位新同事談過不停，以致沒有留意那些舊同事。
回家後，由於沒有買菜，所以只有自己呆在家中吃即食麵。要是Wilson在家中，我一定會煮飯，否則我只是隨便吃一些乾糧，又或是到餐廳獨自吃飯後才回家，但幸運的時候也有機會跟朋友們一起的。唯一不習慣的是這些情況最近經常發生，每當他在家時，我們經常會為小事而吵架，但這也代表大家的存在。只是當他不在家時，我很想著他，希望他無時無刻也在我身邊。可惜的是這些日子還需要六日的煎熬。第二天，我仍然當早班，由於沒有買菜的關係，便只好到樓下的茶餐廳吃早餐。當吃過早餐後，看過手錶時間顯為九時三十五分，距離上班時間的十時三十分還有很多，大抵是時間未能協調所致。當到達商場後，時間仍未到十時，於是我四處閒逛，順道走到一直沒有經過的顧客服務中心。我刻意靠近他們的位置，以便我觀察有甚麼舊同事在此當值？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我看見一男一女的同事是認識的，女的是Natasha，男的當然是Edin，女的目光投向我，致使我們面面相覷，但我沒有即時跟她打招呼，目的是試探她是否知道我是誰人？但旁邊的男聲打擾了剛才的情景，他大叫了一句：「你是否Llesenia？」
當我正想帶著興奮的心情作出回應時，旁邊的女聲笑說：「甚麼Llesenia？人家的名字是讀Lesenia，你是否不懂得英語啊？」
我立即皺起眉頭，當她一說後，我已經不欲跟她說話，我立即回應Edin：「對啊！你好嗎？Edin。」
「沒有啊，我剛剛遞了辭職信．．．」
「辭職信？為什麼？」因由聽了辭職信這個名詞，也使我本能地打斷他的話。
「想尋找新挑戰，對了，你在那裡工作？」
「我在這一層的13號鋪當美容顧問，你有空可以來找我！」
當我說出這句話後，就像小女孩吃著糖果般的興奮。
「對了，你有沒有聯絡方法？」
是Edin問的問題，但旁邊的Natasha搶著說：「就算有聯絡方法也沒用，她的手機從來不會接聽的。」
「那我在忙嘛！」
我也想節省這句話，但我真的抵受不了她的態度，才按捺不了向她還擊。我再跟他說：「有沒有紙張

？」
接著，他把紙張遞給的，我寫了我的「面書」和手機號碼給他，便接著說：「我等你來電！」
他點了點頭後跟我揮手道別，我也返回上班的地方等待主管打開閘門。這夜，我獨自走到樓下的茶餐廳吃晚飯，及到超級市場買一些乾糧。當我打開家的大門後，手機立即響起，是一個whatsapp短訊，是一個不知名的電話號碼問我是否Llesenia？我並沒有即時回應，而是先行把剛買回來的東西放進廚房，及後返回房間落妝和洗澡。當我洗澡過後便立即打開電腦，進入「面書」後看到一個要求加入好友的訊息，要求者名字是「Edin
Wong」，我才想起剛才收到的whatsapp短訊，很可能是他寄給我的。我立刻走到手機旁，重新啟動螢光幕後發現兩個訊息來自同一人，第一個訊息是我在打開家門後收到的一個，第二個訊息是：「我是Edin！」
我立即回覆他：「我是Llesenia，你好嗎？」
他沒有回覆，但三分鐘後，手機鈴聲響起，是Edin致電給我的，我立刻接聽說：「你好嗎？」
「很久不見啊！我很想念你。」
當我聽了這句話後，立刻會心微笑，當然他未必察覺。我輕聲說：「真的嗎？」
「這個當然吧！我還擔心以後不能再看見你。」
這句話不知是他出自真心還是花言巧語？但無論如何，我也是高興的，縱使只是逗我歡喜也好，我笑說：「那麼你有空的時候來找我吧。」
「你放心，我一定會。那你明晚有空嗎？」
「明晚我當晚班，你何時放假？」
「明天我放假。」
「那你的住所在那裡？」
「就是公司附近，所以不用乘車上班，那你呢？」
「九龍塘，要是不介意的話，可以在沙田附近吃宵夜。」我突然把音量提高，但不是沒有禮貌的表現，而是興奮和雀躍。
「好啊！那麼明晚約定吧！」
「嗯。」
說罷，我們同時說了一聲「再見」後，便立即掛線。雖然興奮和雀躍，但自己也想了一個問題：「我是否很自私？」
其實我沒有想過會這麼順利，我只是隨口問一下而已。但如今已約定了，也不想再諸多推搪，反正Wilson也不在家中，他的出現可說是合時。此舉某程度上也給自己多一個選擇，免得讓Carla說我不懂得放手。

第七章第三節：朋友區（卡拉篇）

手機突然響起，是一個很久沒有聯絡的男性朋友找我，他是Ivan，此時是午飯時間，我心想：「甚麼事呢？他很久也沒有找我，我還想著他當了『逃兵』，還是接聽吧！」
當我按下接聽鍵後，他首先說：「你好嗎？」
「我很好，很久不見了！」
「對啊！今晚一起吃晚餐嗎？」
「為什麼？」雖然我也想跟他見面，畢竟我們也有一段時間沒有聯絡，大家約在一起談天說地也是不錯。但就是這個原因，我更加需要知道他的目的何在？
「沒有，只是剛換了新電話，在聯絡人上看見你的名字。反正我們也很久沒有聯絡，我相信你也希望會一會我吧。」
這句話令我覺得有了壓迫感，也許他覺得我會不好意思拒絕吧。但他說的也是我所想的，只是我不能接受這種邀約方式而已。
「那好吧！但我今晚九時才下班，你在尖沙咀等我吧！」
「那麼不見不散。」
說罷，我已急不及待掛線。這時在旁的Ada笑說：「是你的追求者嗎？」
沒錯，今天跟我一起吃午餐的是Ada，我把手機放在桌上後輕聲回應：「算是吧，但其實我們也超過半年沒有聯絡，今晚他約了我。」
「不是吧！你應該提防一下那些很久沒有聯絡的朋友或同事，他找你一定不會這麼簡單。」
「那是甚麼意思？」我對她這句話摸不著頭腦。
「我有一個親戚曾經誤墮傳銷陷阱，她的朋友也是跟她很久也沒有聯絡。」
她的語氣不像是說笑，事實上我也有聽聞過。我心想他不會當傳銷這些非法勾當吧？
「但我不認為他會做這些事。」
「但還是小心吧！」
話剛了，我們也分別結帳後返回公司。這晚，我遲了十五分鐘應約，但他沒有顯得不耐煩，因由他也理解我的工作需要。果然，他穿的是黑色西裝，拿著黑色公文袋，我心想：「難道是Ada所說的一回事？」
「你好，很久沒見面了！」
他跟我打招呼後，立即面露笑容。
「今天是甚麼日子？為什麼相約我？」
其實我很想用不友善的語氣對待他，因由面對這些從事非法勾當的人根本不需要尊重，但這只是我的推測，恐怕只是一場誤會。
「你忘記了嗎，今天是我們相識一週年。」他笑說。
一週年？這時我終於醒悟，對了！我們究竟是怎樣認識的？這是一年前的事，當我第一次見面時他也是這個裝束，方才想起他是一名地產經紀。此時是午飯時間，我看見他坐在二人卡位中的其中一邊，他正在處理一些文件，我問他：「對面的位子可以坐嗎？」
他沒有用說話回應，只是點了點頭後便繼續處理手上的文件。當我坐下來後也沒有理會他，直到吃過飯後，我發現他剛才坐的椅子上有一份交件，這時他已經離開了座位。當我好奇一看之後，這是一份類似合約或同意書的物體，但我沒有深究，只知道這是一份重要文件。幸好這份文件夾著一張咭片，清楚地顯示英文名字「Ivan
Ko」和電話號碼。我便跟著咭片留下的電話號碼致電給他，由於我致電給他時留下來電顯示，兩日後他致電給我並邀約我吃晚飯，以示答謝。由於有了第一次約會，自此他經常以不同理由向我提出邀約，有時吃午餐，有時晚餐。跟他最後一次見面時是他的生日派對，自此之後我們也沒有聯絡。這一晚我們在海運大廈某薄餅店「慶祝」，當中我們也不忘談一下近況。
「你仍然在那裡工作嗎？」他首先問。
「對啊，剛升職不久，前一陣子到了日內瓦考升級試。」

「這也難怪，前一陣子我也曾經致電給你數次，但沒有人接通，我還以為你沒有繼續用這個號碼。」
「那時我離開了香港兩星期，由於沒有漫遊通話，所以你找不上我。」我笑說。
「原來如此。」他笑說。
「對了，為何你會記得這個特別日子呢？」
「你是我的朋友，我怎會忘記呢？」
當他說出「朋友」二字後，我開始有些疑惑，雖然他說的是輕描淡寫，完全不覺得有甚麼問題似的。
「沒錯！我們飲杯吧！」
說罷，我們立刻碰杯，把手上的紅酒倒入口中。雖然我不抗拒我們的關係只是朋友，只是由他提出倒是怪怪的。還記得當初是他向我展開追求，但相差半年後竟然是兩回事，當中是甚麼原因並不清楚，也沒有興趣知道。這一晚我們的氣氛也是輕鬆的，大概是他表明我們之間的關係後，彼此間也可以暢所欲言，這一晚我的收穫就是這個「朋友」，一個根本已存在朋友區內的「朋友」。當兩人相遇後，能夠產生火花的時候，應該要嘗試把這火花延續。但當一段時間後，雙方也沒有進一步行動的時候，直到火花熄滅後，便變得煙消雲散。朋友區就是把這些助燃物棄置的地方。我相信我和Ivan不約而同也是進入了對方的朋友區，但細心一想，能夠進入朋友區尚算不俗，有很多追求者在失敗後便無疾而終，這是我看過不少的。

第八章第一節：與棕櫚樹的飯局（伊甸篇）

這一天是我的假期，我反覆思考著昨天遞辭職信的事。究竟這是我的問題還是公司的問題？不經不覺在這家公司已經半年，要是人事關係不是那麼複雜，我也樂意長期待在這公司，畢竟這裡的工作地點跟我的家很接近，但很多事情總不能從現實角度可以理解。就像昨天，我自問對Natasha不過不失，但她在Llesenia面前對我的態度卻是這麼囂張，要是她說的是對，我也可以理解，但可惜的是她是誤以為自己是對的，就算是我事後向她解釋她的讀音是西班牙文也不得要領，她還跟我說所有人也是這樣讀，Llesenia也沒有反對。到了這裡，我終於明白為何Llesenia不願跟這些同事們聯絡，她不反對也不代表她沒有介意，只是不想計較而已。從這事來看，我覺得我離開的決定是沒有錯，這些人不懂得互相尊重，我也不欲跟他們合作。但幸好的是，Llesenia竟然沒有忘記我，她有意跟我聯絡，大抵是她覺得我跟這些人與眾不同吧！而今晚亦是一個人生很重要的約會，至少於我而言就是。這夜，手機鈴聲響起，來電顯示是Llesenia，我急不及待按下接聽，我說：「你下班了嗎？」
「對啊，你在那裡？」
「我剛剛出門，十分鐘後見！」
「好吧，那一會兒見！」
當我掛線一刻開始，我的心裡泛起了一份莫名其妙的興奮。對了！這種感覺我已等待了差不多二十八年，究竟我要怎樣才能把這種感覺長久保存著？「侍應，一個星洲炒米，一個粟米班腩飯，兩杯檸水。」
說罷，侍應已離開我們的位子，走到另一個位子幫客人落單。
「對了，昨晚你跟我說已辭職，到底是甚麼原因？」她問。
「雖說是尋求新挑戰，但主要原因是人事關係複雜，當天你也看見Natasha的態度，我根本不願意跟這些人共事。」
「你跟我的想法一樣，也許我們也可以成為朋友。」說罷，她兩邊嘴角緩緩地升起。
「對了，當初你為什麼離開？是否跟我的原因一樣？」
「當時我到了二十八歲．．．」
此時我和她也呆著，想不到她比我想像中年輕，而她也稍為遲疑後續說：「．．．進入了調職年齡，但我沒有選擇調職，而是離開。」
「想不到你只是比我大一年，我還以為你超過三十歲．．．」
此時她把我的說話打斷，她說：「不是這麼糟糕吧！」
「可能是你紮了頭髮的關係吧，但現在你的直髮顯得比較年青。」
「真的嗎？那我不用束起頭髮了。」她的反應是我意想不到，霎時間我也呆了起來，想不到我這句說話能夠讓她興奮莫名，原來討好女孩子是這麼簡單的。
「我們的食物到了，不要讓它著涼啊！」
「對啊，那我不客氣了！」她笑說。
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談論公司的周邊事情，通常也是一些模稜兩可的爛笑話。
當我差不多吃下這個星洲炒米後，她問我：「明晚有空嗎？」
這時我的心臟呯嘭呯嘭這樣急速亂跳，雖然我對她有的是好感，但這樣是否太快呢？
「為什麼呆著？我只是問你明晚有沒有空跟我吃晚飯而已。」她笑說。
「哈哈，當然可以，明晚甚麼時候？」
這真的讓我嚇壞了，幸好她只是約我吃晚飯，要是有進一步關係我也不知道怎樣處理。
「我等待你下班吧，明天我當早班。」
說罷，她趕快把碟上的粟米汁和煮熟的白米放進口中，我笑著說：「你不用這麼猴急吧，現在時間尚早。」
「我也差不多了，否則回家的時候會很夜。」
「對啊，明天還要早起，我也差不多了。」她的說話把我驚醒，以致我附和這句說話。
「那結帳吧！」

說罷，她已把手上的檸水吸啜完畢，並拿出錢包準備付款。我看見她這個動作後，便立即伸手按著她的錢包後說：「不用了，這一頓由我請客吧！」
「怎樣可以呢？彼此的收入也不算多，我覺得沒有必要吧！」
說罷，她已掏出一張五十元紙幣，我也為免因堅持而讓她反感，所以我只好付出自己的那份兒。結帳後，我跟她並肩而行，一同走到沙田站，就是這樣，今天的約會便結束了。此時我獨自步向回家的路途，我一直思量剛才的問號，第一是她為什麼主動邀約我？難道她真的有意跟我進入下一步？還是我胡思亂想呢？第二是剛才結帳時的反應，當我決定約會她那一刻開始，我已經預計是由我請客，但結果出乎意料之外，難道剛才的問題我想的太多？論壇內的網友也有類似經驗時，大部份人也覺得女方對自己沒有意思，才覺得不好意思讓對方請客，要是這個推斷正確，她應該是純粹把我當作朋友般看待，但她主動邀約我又是甚麼意思呢？這一點我摸不著頭腦。但唯一肯定的是，Llesenia不是「港女」。

第八章第二節：飯局過後（尤仙妮亞篇）

這一晚於我而言是很特別的，我竟然跟Wilson以外的異性朋友單獨約會，這是我跟他復合後的第一次。此時我感覺到褲袋的震動，是我的手機在震動，來電顯示為Carla，我心想是否有甚麼特別事情？因由她很少直接致電給我，她需要找我的時候一般也是利用whatsapp聯絡。最後我還是接聽了，當我把手機放到耳邊時，尖銳的聲音立刻轟進我的耳朵：「我的好姊妹，為什麼這麼久也不找我？」
「我剛開始上班，下一次放假才找你吃晚飯吧！」
「是否美容業？」
「對啊，就在從前我上班的商場內工作。」
「那你的舊同事們看見你的反應如何？」
「我也跟你說過，要是我穿上便服跟普通人別無兩樣，但幸好Edin認得出是我。」
「Edin？是否當天我看見的那個？」
想不到她的記性這樣好，我還以為她只是把Edin視作閒人而已。
「當然，剛才我跟他一起吃飯，原來他住的這樣近．．．」
她搶著說：「你終於接受我的意見嗎？那先行恭喜你啊！」
「為什麼恭喜我？」
「恭喜你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她的說話這麼直接，此時我也接不上話來。雖然Edin是不錯，但發展進一步的關係還是遙不可及的事。
「其實他不算差，只是未知道他是否對我有意思？」
「不要說這些吧！下個月你的生日派對怎樣安排？」
對了，下個月的這一天就是我的生日，我還未曾準備好，相信也是時候要好好準備一下，至少場地方面我也是交給Carla負責的。
「正日之前的星期六晚可以嗎？」
「當晚的場地負責人是那個混蛋．．．」
「那個混蛋是你的父親？」我搶著說。
「他不是我的父親，你別再胡說八道！」
震懾的聲音突如其來侵襲我的耳膜，我想該是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話。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我們繼續吧！」Carla續說。
「那你嘗試跟那個負責人交涉一下吧，否則我大有可能轉到另一個地方。」
「不要，我嘗試跟他交涉，你不用轉地方。」
「那交給你了。」
說罷，我立刻掛線。這夜比較特別，跟過往面對四幅牆的情況不同，我並沒有那份失落感，但也沒有特別的感覺，難道我已習慣了沒有Wilson的日子？但沒有Wilson，是否有其他男子可取代他的位置呢？這是未知知數？還是心裡已有一個答案？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在思量著剛才的問號，但其實這問題是非常簡單，就是Wilson和Edin之間作出抉擇。Wilson有的是事業基礎，但他是否能夠跟我走到最後卻是未知數；至於Edin，我還需要了解一下才有否發展機會。我並不像時下女生般，相信剎那間的感覺，而我需要的是一種長久和穩定的關係。

第八章第三節：交涉（卡拉篇）

這夜，我為姊妹的生日派對一事而煩惱，由於她的正日是平日，所以她只可以選擇對上的星期六，但當天的場地負責人卻是我不想看見的。但我將會跟他就場地一事而作出交涉，但說到底場地是母親的，我也希望以此作為理據令他把場地交出來。由於這一晚是酒吧休息的日子，我也不想打擾她。結果第二晚下班後我隨即致電母親。

「Kathy，我有要事需要跟你商量一下，請盡快回覆。」

她沒有開啟手機，我只是留言給她。但她不到十分後便致電給我，我接聽電話後她說：「剛才我進了升降機，有甚麼事你直說吧。」

「Kathy，下個月二十五日可否把場地讓給我？Llesenia需要慶祝生日。」

「但是這天是你的父親當負責人，可否讓他幫你安排？」

「不要吧，她是我的朋友，我需要確保派對內的全是自己朋友。」

「但他已付了錢・・・」

當她提及錢的問題時，我立怒不可遏，對著電話大聲說：「付了錢有甚麼了不起？我也可以付錢！」

「你知道自己正在說甚麼嗎？」

從她的語氣分析，她應該是怒火中燒，大概她以為我跟那個混蛋在賭氣吧？雖然這是事實，但某程度上也算是在商言商而已，低買高賣這些中學生也明白的道理她不是不明白嗎？

「我說我可以把錢退給他，只要當天他不出現在場所內便可以。」

「你是否堅持需要這個場地？」

手機內突然傳出一把粗糙的聲音，難道是那個混蛋嗎？

「混蛋！快些把手機還給Kathy！別打擾我跟她交涉！」

我暴喝一聲後，仍然保持這個聲線跟他說。

「交涉？但你的交涉對象不是我麼？」

他的說話一出，我接不上下一句，雖然這刻我的交涉對象是母親，但他卻是能夠解決此事的關鍵人物，那他現在便跟我對話中。

「我・・・」

「不用說了，來酒吧慢慢談吧！」當我仍未說出第二個字的時候，他已搶著吐出這句話後便馬上掛線，那我是否應該到酒吧找他？由於公司和酒吧也同在尖沙咀區，以致我不到十分鐘便到達酒吧。當我正想踏進門口時，門外有名男子攔著我及大聲說：「小姐，你找誰？」

看他身形魁梧，穿上黑色西裝還留著一把長髮，他不是酒吧的職員，大概是父親的職員吧！我立刻推開他攔著我的手，並指著他說：「你是否不知道我是誰？」

此時他也用手掌把我指著他的手撞開，他仍然保持之前的聲量對我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還未付款・・・」

「付款」這二字更加令我冒名火起，此時我已經沒有再對他有任何身體接觸，並拋下「荒謬」二字後跑進酒吧內，但他突然雙手環抱著我，此時我不斷大叫「非禮呀！」

「Gary，發生甚麼事？」

是一把女聲把他的動作打住了，此時我鬆開了他的手，並向母親說：「Kathy，他非禮我！」對了，這把女聲就是母親。

「你別誣蔑我，我只知道你未有付款強行進場！我只是制止她・・・」

「她是我的女兒，她來找我的。」

此言一出，那個Gary呆立當場，說不出話來，而我把衣服整理好後，頭也不回便立即走到酒吧內隨便找個位子坐下。

「不好意思，Gary是我新請來的助手，他未曾認識你・・・」

「你可否好好地教育一下你的手下呢？」我搶著說。

「對不起！」此時，父親把手上的威士忌綠茶倒進口中，並把空杯放在桌上說：「這個是我向你賠罪的！」

「這些賠罪就是你的誠意嗎？」
這句說話好比針刺下來的感覺，但他的答案卻是出乎意料之外，他略帶陰沉的聲音給我說：「下個月二十五日這個場地交給你！」
這是造夢嗎？他竟然這麼輕易便把場地讓給我，還是有甚麼陰謀呢？
「這是甚麼玩笑？」
我摸不著頭腦下只能說出這句話，大抵這個就是唯一合理的理由吧。
「我似是跟你開玩笑麼？我的女兒．．．」
「你不是我父親，請不要胡說。」
我對「女兒」這個稱呼非常敏感，所以打斷了他的話。
「無論如何也好，你也是我親生的，你需要幫忙時我義不容辭．．．」
這句說話出自他的口中，我有一種噁心的感覺，接下來的說話我已聽不進耳，我只想盡快完成這次交涉。
當他說罷，我立即從手袋內掏出一張紙，這是我早已預備的協議書，我說：「少說這些廢話，快跟我簽下這份協議書，說明下個月你二十五日把這場地讓出．．．」
「用不著這樣吧！他可是你的父親．．．」
是母親的說話，我打斷了她的話說：「這些涉及利益的事情應該認真對待。」
「這也是對的，拿給我簽吧！」
就是這樣，這場所謂的交涉出乎意料地順利完成。雖然成功取得場地，但鑑於我也不是當派對負責人的材料，縱使取得場地後我也交給其他派對負責人，熱門人選當然是Audrey。她是我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她跟Llesenia也算是相熟，就這兩個原因足以讓她成為此派對的負責人。兩天後，我也知會了Audrey，她說當晚在另一個場地當負責人，但她可以找馬域幫忙。

第九章第一節：空心老倌（尤仙妮亞篇）

這是五日後的事，Wilson從內地公幹完畢，這晚我也跟他一起吃晚飯。
他說的大部份也是圍繞著工作那方面，並沒有提及工作以外的生活，可以想像他正在努力計劃將來，他說的每一個字也為我們的將來著想，這方面他比Edin更為優勝。
Wilson回港前數天，也是Edin陪伴我吃晚飯和宵夜，但他跟我談的話題不離旅行就是科技產品，跟Wilson形成很大對比。唯一吸引的是他到過的地方也是令我提起興趣的，尤其是他提及到的十六湖國家公園，因由這個名勝是歐洲自由行的必去地方，真難想像這個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已踏遍歐美多個地方，不難想像他踏足十六湖公園的時候，我還在跟同齡的友人們流連夜店。雖然他的思想不算是成熟，但他的經歷絕對比起身邊任何朋友也精彩得多，所以他仍是Wilson以外的最佳選擇。

到了第二天，Wilson跟我說：「公司有要事，我需要返回內地．．．」
當「內地」二字在我耳邊掠過時，我不禁打斷了他的話：「昨晚你不是剛剛回來了嗎？」
「沒有，昨晚回來只是剛剛完成那項目，而這一次又是另外一個項目。」
「那何時再回來？」
「盡快吧！」接著，他提起左手望著手錶續說：「時候不早了，我也差不多起程！再見！」
「萬事小心啊！」
接著，門口的鐵閘關上。就是這樣，我再一次迎接孤獨的晚上。

這夜，電話突然響起，來電顯示的是Edin，我想也不想便接聽了他的來電：「Edin，甚麼事？」
「沒有，只是有些沉悶，想找你閒聊而已。」
「這也剛好，我家裡只有我一個。」
「只有你一個？你的男友呢？」
由於我跟他表明自己已有固定男友，只是想不到他會提及Wilson而已。但當時他也是直接問我有沒有男友？既然他這樣直接，我也無需刻意隱瞞。
「他在內地公幹。」
說罷，我展示出一條愁眉，當然他是看不見的。
「你不是跟我說他昨晚回來嗎？」
雖然我跟他說過，但這刻關於Wilson的事我不想多說，所以我作出這個回應：「別要說這些吧！對了，你找到新工作沒有？」
「我打算辭職後才找工作，畢竟很多人手逼切的公司也不會考慮像我這些仍在職人士的申請。」
「這說的也是，對了，明晚有空吃飯嗎？我待你下班。」
「也許是我待你下班吧，哈哈！」他笑說。
「為什麼？難道明天是你的例假？」
「這個當然，那明天見吧！」
「不要這麼早掛線吧，我很悶。」
我也想不到這說話出自我的口中，我從未如此渴望有別人跟我談電話，更何況這是異性。結果，他沒有拒絕我的請求，而我們也談了超過兩小時才掛線。其實寂寞，有甚麼可怕？

但可怕的事卻在兩天後的早上發生。這天，我如常準備上班，但此時竟然聽到門外有扭動鎖匙的聲音，難道是Wilson回家？正當我躍步而出時，開門的竟然是一位穿上黑色套裝的女子，她是另一株樹Hazel。她是Wilson的上司，但跟她同行的還有一對中年男女，估計是夫妻關係，我摸不著頭腦。

「你們稍等一下。」Hazel利用國語對那對中年男女說。
說罷，她跟我說：「Llesenia，請問你何時搬離這裡？」
搬離這裡？為什麼？這裡不是我和Wilson居住的地方嗎？這是甚麼意思？

「Hazel，這是甚麼一回事？」我邊說邊抓著頭髮。
「Wilson已經正式離職，按公司規定這物業需要收回．．．」
「甚麼收回？甚麼離職？為什麼Wilson沒有跟我說過？」當我知道自己將會面臨「逼遷」的情況下，我的思緒也比較混亂，便打斷了Hazel的話。同時更想知道詳細的情況如何？他為何辭職而沒有跟我提及過？
「你們所住的地方是公司的員工宿舍，這是公司的福利，當他離職後可以選擇買斷此物業，但他沒有這樣做，按公司規定三日後必須收回此單位。」
「那麼他為什麼辭職？為甚麼我不知道？」
「他不是辭職，是被公司辭退的．．．」
辭退？不是吧？此時我激動起來，打斷了她的說話：「為什麼？為什麼要把他辭退？」
她把我的手輕輕鬆開，對了，剛才我雙手緊握著她的手肘。她說：「他私吞了客戶的訂金，我們也是逼不得已才把他辭退。」
「你稍等，我要問個明白！」
說罷，我立即致電給Wilson，但電話的另一端卻傳來的錄音就是：「你所致電的電話號碼未有用戶登記．．．」
「未有用戶登記！不是吧？」心想：「Hazel說的不是真的嗎？」
「大抵他棄保潛逃罷了，我想你還是算了吧！」
聽了她這樣說，我心裡一沉，這心情猶如當年醫生宣佈父親死亡的消息一樣，大抵意味著另一個在我生命中佔了很重要位置的男人離我而去。我反覆重撥Wilson的電話號碼，但結果也是一樣。
我坐在沙發上，Hazel也沒有再理會我，只是忙著招呼該對男女，她離開前還跟我說：「這單位已沽出，三日後需要交還給新業主，這些時間你準備一下吧！」

當鐵閘關上後，我在沙發呆坐超過一小時，才懂得致電給Stella申請休假。幸好她也理解，所以批准我的事假。雖然有三日時間搬離這裡，但公司只容許我一日時間，所以準備了行李箱，把可以帶走的東西放進箱內。但當我走進雜物房內的時候，我的淚水像關不了的水龍頭般傾盤而出。

這家雜物房充滿了我們的回憶，包括我們一起放置的擺設，一起種植的盆栽，還有我們的合照，這一切也盡在我的眼簾之中。我的右手拿著一個心形的相架，這是我和Wilson的第一張合照，還記得這場景是香港迪士尼樂園。我用手指輕輕一掃，厚厚的塵埃黏著我的手指，淚水也滴在相架上，像是把前塵往事和這個相架一同洗去。

我在這房間逗留了半小時，手中只是拿著剛才的相架步出客廳。我坐在沙發上想著，為什麼他要幹這些事？為什麼這樣離開我？彷彿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從前我們經常為雞毛蒜皮的事情鬧分手，想不到這次的「分手」竟然是這麼平靜，沒有任何先兆，也沒有任何一句吵架的說話，他竟然不知不覺間在我生命中消失。

五年前，當我踏進這屋內，我真的以為這是夢境，因為自己萬萬也不能想到，我是這單位的主人。我跟Wilson笑說：「這是造夢嗎？」
Wilson卻對我說：「讓我們一起延續這個夢吧！」
當時我真的哭了起來，和現在一樣。但現在的眼淚卻是代表夢境的終結。

從夢境回歸現實後，我立即走進房間，拿著行李箱，把衣櫃的衣服及現在的心情一同收拾。大約兩小時後，一箱一箱的行李箱和紙皮盒堆在大廳中央，想不到我的東西竟是這麼多？除了想辦法逐一搬走這些物品外，我還需要知道下一站的目的地？當我正想打開電腦之際，方才記起電腦及其配件已封箱，但自己也不想麻煩，只好暫時利用手機瀏覽網頁。此時發現一個whatsapp短訊，是Carla傳送給我的，內容是：「在嗎？」時間是十二時三十一分，難道她今天休息？要是她休息，我便有辦法了！
結果，我懷著賭博的心態致電Carla．．．

第九章第二節：姊妹情深（卡拉篇）

手機響起，來電顯示為Llesenia，接聽來電這刻我正躺在家中的睡床上，我還未跟她說生日派對的安排，她已搶先說：「這次糟透了，我想你需要幫我！」
從她看似不是說笑的語氣，我感覺必須要認真對待此事，還寄望她不是向我借錢吧。我說：「甚麼事情？」
「我．．．想．．．借．．．借．．．」
這個「借」字她不知說了多少遍，我心想：「她不是真的需要借錢吧？」
但我沒有說出來，只是默默等待她說出下一個字，結果她說：「我想借宿，可以嗎？」
「就是這樣吧，你把我嚇壞了！」
當我聽到她說借宿的時候，方才鬆了一口氣。雖然我不太願意，但總好過她向我借錢吧。
「就是這樣，你以為我想問你借甚麼？」
「沒．．．沒甚麼，你是否跟Wilson吵架呢？」
「相信他以後也不會出現．．．」
此時，我在電話另一端聽到那些吸鼻水的聲音，加上斷斷續續的句子把我弄至一頭霧水，感覺上這一趟不會容易解決，霎時間我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她。
「你在那？我來找你。」
當她稍為平靜的時候，我才說了這句話。結果換了她這個回應：「那你先行到我家吧，我也需要協助。」
「九龍塘？」
「對啊！」
「我現在來。」
說罷，我立刻掛線。

兩小時後，我已身處Llesenia家中，只見兩個行李箱及一個又一個的紙皮箱恭候著我。我還打趣地問：「你是借宿還是搬家？」
「我才沒有心情跟你說笑啊，你知道我現在的慘況嗎？」她的聲線猶如剛好睡醒一樣。看她雙眼紅腫，也讓我預料到這回可不簡單。
「你在電話內只是哭哭啼啼，我根本不明白你在說甚麼？為什麼Wilson離開了？」
「恐怕Wilson以後也不會回來．．．」
她聲淚俱下的說著，至今我仍未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只覺得此事的嚴重性。因為我從未看見她這樣子跟我哭訴。
「他．．．他離開香港前一晚還跟我共晉晚餐，還跟我計劃將來，原來．．．原來這全是謊言．．．」
她的眼淚並沒有停止，看她這個樣子我也不忍再追問，反而想知道其實我可以怎樣協助她？此時我拍了拍她的肩膊說：「過去的不要想，我們一起為將來努力吧！」
她過了一會後說：「姊妹說的是對，好吧！這裡的東西交給你了。」
說罷，她指著放在客廳中的紙皮箱。
「為何你突然這麼風趣？你認為我可以嗎？」我笑說。
「我們一起搬也可以吧！」
「倒不如找客貨車幫手吧，難道計程車會接載我們嗎？」我打趣地說。
「好吧，那交給你了，我再看看有甚麼可以帶走？」她笑說。
「別要這麼多，我的家不是這麼大啊！」

結果，得到客貨車司機和工人協助下，我們三扒兩撥便把所有紙箱及兩個行李箱搬上車，目的地當然就是我家。沿途中姊妹終於把事情的始末把我告知：「Wilson私吞客人的訂金，他已潛逃了．．．

」
我並沒有說話，只是待她繼續說下去，但她一直沒有說話，以致整個車廂也沒有發出半句聲響。此時才開始有收音機的聲音在前座發出，估計是司機開的。此時她終於說上下一句：「發生此事後，我才知道這單位是他的員工宿舍．．．」
我心想：「要是我的公司有這福利便好了！」
「當他離職後．．．我甚麼也沒有了．．．」
此時，她的淚水也再次擠出來，坐在身旁的我也不禁心酸。我只可能說出這句話：「你不要怕，你還有我這個好姊妹。」
說罷，我用左手繞過她背部，緊握著她左手手臂，此時她也靠著我，不知何時已睡了起來。

由於我居住的地方並沒有停車場，所以我吩咐司機把我們的東西放下，但他仍找工人把這些東西放在家門外，當工人離開後我們便慢慢地把箱子放進家裡。當初搬進來的時候也不覺得這裡地方擠迫，但這刻我終於感受到。此刻我有些後悔，大抵我也沒有預料到她的借宿是指搬家，但我相信這是暫時而已，希望她盡快找一個地方搬吧。

她的東西暫時放在我家的雜物房，當安頓後我終於問她：「為什麼不考慮返回母親家中居住？」
「你有所不知了，我的母親總是很囉唆的，自從父親離開後，我也不欲跟她同住。」
「不是吧，但你的母親也需要別人照顧吧．．．」
此時她打斷了這句話：「那麼你為什麼不跟母親一起居住？」
「母親家在上水，為了上班實在沒有辦法跟她同住，但你不同，你的母親也是住在市區。」
其實這個只是藉口而已，畢竟我家的問題比較複雜，要是同住只會製造更多問題。
「你放心吧，我不會打擾你這麼久，我找到地方後會立即搬走．．．」
這句說話我終於感受到甚麼是萬箭穿心？不知道她是否認為我不願意跟她一起居住這個狹小的單位，還是提及她母親的事而令她不滿？
「我不是這意思啊，我只是好奇一問而已。」
此時，她已躺在我的床上睡了起來。我還是不打擾她，只好到附近的超級市場準備晚餐。通常只有假期，我才會親自下廚，難得今天有人陪伴我，所以我更想在家中煮好這一頓飯。

這時已經接近黃昏，這頓飯可以說是豐富的一餐，包括牛柳，海鮮等食材，還買了一些壽司和刺身留待晚飯過後一起品嚐。除此之外，還特意買了一些啤酒，好讓我們把酒談歡。當我回家後，Llesenia已坐在客廳看電視，她笑說：「我還想著到附近買菜，幸好你早已預備，這頓飯讓我煮吧！」
「由我煮吧，畢竟你也是客人。」
「那麼我們一起煮吧！」她笑說。
我點了點頭，結果，這頓飯便由我和Llesenia一同下廚。由我們兩姊妹聯手炮製的豐富晚餐，我只怪那些男士不懂得珍惜像我們這些懂得煮飯的女子，男士們是否明白女士為他煮飯是多麼美好的事情？

當我們把一碟又一碟的佳餚放在飯桌上，才懷疑單憑我們二人能否吃下這一頓飯？第一道菜式是中式牛柳，接著的還有粟米斑塊、鹹魚蒸肉餅，還有我們最喜愛的豉椒炒蜆。除此之外，我們還有羅宋湯壓軸。我們坐下來時，她還問我：「那麼我們的壽司和刺身怎麼辦？」
「留待明天吧！」
「嗯，那麼我們快些清理桌上這些食物吧！」
她終於兩邊嘴角向上，由此看來，她的情緒應該平復了，跟中午時候的哭哭啼啼形成很大的對比。
「我已經在附近找到地方了，下星期簽約。」當吃了一半的時候，她再次說話。
「這麼快？」
「我不想打擾你這麼久，長期住在這裡也不是辦法。」
說罷，她含著筷子。
「你還生氣嗎？」

說罷，我立刻扁著嘴巴。
「別傻吧，我那裡生氣呢？」
「不要吧．．．」
「我真的沒有生氣，要是你繼續鬧彆扭，那我真的生氣了。」
說罷，她用筷子夾起碟上最後一塊中式牛柳，但她不是夾給自己，而是夾給我。
她接著說：「快些吃下這個吧！我還趕著品嚐羅宋湯。」
「我也要。」
「沒問題！」
說罷，她立刻拿著碗走進廚房，望著她的背影，感覺上她就像我的姊姊一樣。可能我是獨生女的關係，加上自小缺乏父愛，我很渴望有個姊姊或哥哥能夠照顧我。
此時我走進廚房，她仍然背向著我，我終於按捺不住，從她身後環抱著她，身體也貼向她的背部說：「你不要離開好嗎？姊姊．．．」
此時我的眼淚直流，她的動作也靜止了，她說：「傻妹子，我現在不是在這裡嗎？」
「你不要搬走，不要丟下我．．．」
「你乖吧，可以先放手嗎？」
「我不依，你先答應我吧！」
「好吧，我不搬家了，你可以放手嗎？」
此時我興奮地放手，接著她亦把兩碗羅宋湯放在桌上。剛才這一刻我才真正感受到溫暖，要是不怕難為情，我很想一直攬著她。

由於第二天大家也需要上班，所以我們也很早躺在床上。當然是我和Llesenia一起睡吧！由於我一直攬著她的關係，以致她輾轉反側，但到最後還是她攬著我。就是這樣，我們渡過了一個溫馨的晚上。

第九章第三節：派對前夕（伊甸篇）

這夜，當我坐在電腦桌前瀏覽網上論壇的時候，手機鈴聲響起，來電者是Rick，我想也不想便接聽：
「喂！」
「你仍未睡嗎？」
「差不多吧，甚麼事？」此時我左手拿著手機及右手按下滑鼠。
「沒甚麼，下個月二十五日晚我協助別人在尖沙咀籌備生日派對，當晚你有空嗎？」
「讓我考慮一下吧！可以嗎？」
「當晚有很多異性，你不是跟我說過有興趣見識一下嗎？」
他的語氣充滿著壓迫感，但可惜的是我確實有跟他說過類似的說話，以致我不能反駁。但我還是給他一個考慮的理由：「我還需要視乎新工作的情況才能夠落實，還是讓我考慮一下吧！」
「那好吧！」
他果然沒有強逼我，這時電話的另一端已傳來「嘟．．．嘟．．．」聲響。

此時我才想起自己距離離職日子還有十天左右，當過了半個月後自己也淪為失業者，於失業者而言，這些非必要開支的確可免則免。要是期間仍未找到工作，這趟邀請恐怕也要拒絕，縱使是找到新工作，但我相信剛入職不久時，要求假期也是非常艱難的事。

此時，另一個邀約也出現，但已是三日後的事。這個西班牙名字的聯絡人whatsapp訊息的內容如下：「本人下個月二十五日在尖沙咀舉行生日派對，有興趣請盡早回覆，謝！」
為何總是二十五日？為何也是尖沙咀？這兩個邀約究竟如何處理呢？一位是我心儀的異性，另一位卻是認識超過十年的朋友，底裡還是不想得失任何人，最直接的方法還是避席。

雖然底裡說不，但身體還是很誠實，這天是我在公司的日子倒數第二天，當我從控制室走出商場時，手機經已響起來，是一位在附近上班的異性致電給我，我急不及待接聽：「你好嗎？」
「我很好，你剛下班嗎？」
「對啊，你在那？」
「我就在你附近。」
她說罷，當我望向前方時，一位金黃色頭髮的女子向我揮手，估計是剛才染好的頭髮，要不是她向我揮手，我也不知道她是Llesenia，此時我才懂得掛線。
「你的頭髮是剛才染的嗎？」
「為何你會知道的？對啊，今天當早班，下班後光顧髮廊，看見時間差不多便找上你。」她笑說。
「我們也很久沒有見面了。」
「邊走邊說吧！」
說罷，她拍打著我的手肘，此後我們並肩而行。沿途我問：「為什麼不找我？」
我指的當然是最近，說實在自從上次跟她吃晚飯後，她也一直沒有找上我，對於突如其來的邀約，我有些不知所措。
「前一陣子有些私人事讓我很煩燥，現在才有心情想其他事情。」
「為什麼？不可以跟我說嗎？」
「我跟男友分手，現在和Carla一起居住．．．」接著，她吞了吞口水續說：「．．．還是甭提了，我們應該說一些開心的事吧！」
「對啊，把不愉快的事一掃而空！」除此之外，我可做的只是附和，既然她不想說便作罷。
「對了，二十五日晚你會出席我的生日派對嗎？」
要來的始終也擋不過，我想她找我的真正原因是此，這刻我實在沒有拒絕的理由，也許是她的誠意打動了我，至少Rick並沒有這樣做。
「我想我會出席，是否在尖沙咀？」

「對啊，亞士厘道。」
「時間？」
「晚上十時開始。」
「雖然我會出席，但當晚我也跟另一名友人有約，可能晚一些才到．．．」
「你可以帶朋友一起到場。」她搶著說。
「我要咨詢一下朋友的意見，要是他不答應也沒有辦法，但我相信他應該沒有問題的。」
「好吧！那麼我預算你們二人到場。」
說罷，她兩邊嘴角同時向上。
由於家人早已為我留飯，以致未能與Llesenia共晉晚餐，但她也答應明天跟我一起吃晚飯慶祝。

這晚我卻致電Rick，跟他討論當晚派對的事，他接聽電話後第一句便跟我說：「Edin，你是否已經決定了？」
「不好意思，當晚有舊同事生日，她邀請了我。」
「男還是女？」
「女，我對她有些意思．．．」
「既然是兄弟，我也沒必要阻止你，祝你好運！」
我仍未說罷，他已經搶著說。但他的語氣並沒有甚麼不滿，猶如收看錄播球賽一樣。
「多謝你，要是你有空也可以一起出席。」
「不用了，當晚我未必能夠趕來，也許當晚你致電給我吧！」
「那麼電話聯絡吧！」
說罷，我已掛線。

第十章第一節：不速之約（尤仙妮亞篇）

「本人下個月二十五日在尖沙咀舉行生日派對，有興趣請盡早回覆，謝！」
這是我傳送給所有朋友的邀請訊息，雖然這不是我第一次舉行生日派對，但為了盡早確定人數，當知道派對詳情後我也隨即廣發訊息。當然，大部份也是自己和妹妹的朋友，當然也有些是Wilson的友人，亦有少部份是酒吧派對中認識的，當中還包括這次派對的負責人馬域。雖然我對他舉辦的派對有些期待，但不及Edin的一句答應，只可惜的是他由始至終也沒有回覆。與其猜測他心裡所想，倒不如直接問他。

雖說容易，但付諸實行卻是遇上洪水猛獸般，每次從聯絡人名單中搜尋他的名字後，我的手指總是僵硬起來，心跳也自己加速，大抵是擔心他給我怎麼樣的回應吧！

雖然距離派對還有一段時間，既然他仍未表態，倒不如親身找上他，這樣才顯得自己的誠意。這天是我當早班，下班後我走進髮型屋，要不是這個地方，我相信我也沒有其他好去處。這一趟除了是染髮外，還希望把頭髮修剪一下，但沒有想過剪短，只是髮腳位置略為修剪一下而已。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當我望向鏡子的時候，我也不敢相信眼前的金髮女郎就是自己，而事實上我也有好幾年未曾染過這麼鮮艷奪目的頭髮。這髮型也意味著我將會迎接新生活，舊的東西儘管忘記了吧！
當我再看手機的時候，發現時間已經是八時零五分，此刻我已經不用多想了，決定拿著手機，撥打Edin的電話號碼，不到五秒他終於接聽了。
「你好嗎？」
他首先跟我說開場白，接著我回應他一句：「我很好，你剛下班嗎？」
「對啊，你在那？」
此時我沿著商場控制室的方向走，遠處已看見一名身形略為矮小的男子拿著手機，於是我邊揮手邊說：「我就在你附近。」
說罷，我立即掛線，此時Edin終於抬起頭來。果然，他遲疑了數秒，大概是我的髮型跟他想的有落差吧。
「你的頭髮是剛才染的嗎？」
這是他跟我見面的第一句說話，我也懷著興奮的心情回應他：「為何你會知道的？對啊，今天當早班，下班後光顧髮廊，看見時間差不多便找上你。」
「我們也很久沒有見面了。」
對啊！我們也有一段時間沒有見面了，由於前一陣子的情緒受到Wilson影響，以致不欲跟好友們見面，就算是「面書」也沒有更新。這次卻是我跟他分手後第一次正式見面的朋友，亦是一個跟工作無關的人。
「邊走邊說吧！」
此時，我拍打他的手肘，這是我刻意的身體接觸，也嘗試他的反應。結果他沒有表示，只是跟我並肩而行。其實我有一種奢望他會跟我有身體接觸，甚至翹著我的手，但可惜他並沒有這樣做。
「為什麼不找我？」
這是我們步行了一小段路後，他第一句問我的問題。但其實我是思考著如何跟他說生日派對的事？
「前一陣子有些私人事讓我很煩燥，現在才有心情想其他事情。」
我所指的當然是跟Wilson分手一事，當他提及的時候，我的臉色一沉，但他像是沒有意識到，他接著問：「為什麼？不可以跟我說嗎？」
「我跟男友分手，現在和Carla一起居住．．．」事實上，我也猶豫了一會，只是想不到他的說話比較直接而已，於是我吞了一吞口水後接著說：「還是甭提了，我們應該說一些開心的事吧！」
開心的事當然是二十五日晚的事情，這是個很期待的事情。
「對啊，把不愉快的事一掃而空！」

這句說話出自他的口中，識趣的他終於沒有追問，而我亦開始把他帶到正題。我毫不猶豫地問：「對了，二十五日晚你會出席我的生日派對嗎？」
「我想我會出席，是否在尖沙咀？」
他這樣說，我心中大喜。我想也不想便回答他：「對啊，亞士厘道。」
「時間？」
「晚上十時開始。」
「雖然我會出席，但當晚我也跟另一名友人有約，可能晚一些才到．．．」
「你可以帶朋友一起到場。」
糟透了，為何我會這樣說的？其實我沒有想過要邀請朋友以外的人，尤其是生日派對，最好的是參加者也是自己的朋友，就算不是友好，也希望是認識的人。更甚的是他是我的目標，要是他與朋友一起到場，我相信他大部份時間也伴隨著他的朋友，以致我跟他單獨溝通頗有難度。
「我要咨詢一下朋友的意見，要是他不答應也沒有辦法，但我相信他應該沒有問題的。」
「好吧！那麼我預算你們二人到場。」
既然沒法收回剛才的說話，我只好順其自然，勉強把兩邊嘴角向上來回應他的說話。接著我問他：「今晚一起吃晚飯嗎？」
「不好意思啊，我的家人已把晚飯準備好，下次你早一些約我吧！」
「那麼明晚吧！反正明天是你的最後一天工作。」
「好啊，那麼明晚見。」
接著，我跟他一起步行到他的住所樓下後，便自行乘搭港鐵返回天后。

第二天，我下班後便急不及待致電給他，但響了兩下後自己立即掛線，因剛才忘記了他仍未下班，他應該不會接電話。但想不到的是我的手機再次響起，來電者竟然是Edin，難道他今天休息？還是接聽吧！
「你好！」
「你找我嗎？」
他的回音勁大，相信他是躲在電錶房或者後梯諸如此類的地方。為了打開話題，縱使是明知故問我也要問他：「對啊？你在那裡？為何有空接聽我的來電？」
「對啊，我正在打鐘，現在身處在鮮風櫃房。」
「那麼．．．你下一個位置在那裡？」
我稍為遲疑，原因是我也想不出下一句應該說甚麼？現在只是嘗試在商場中跟他碰頭，但單靠運氣是不容易的，還是直接問他方為實際。
「下一站我會在顧客服務中心，你還是待我下班吧！」
雖然他暫時未能跟我見面，但底裡還是很高興的，因為他記得這個地方是我最討厭的。當他說罷，我跟他接著說：「那麼一會兒見！」
「好啊！」說罷，他首先掛線。

當他下班後，我們走到旺角一家酒吧餐廳進餐，途中我也問及他為何沒有人跟他舉行歡送會？但他恐怕隔牆有耳，以致我們所談的話題也是跟當晚生日派對有關。
「我想跟你說，我的朋友當晚不會到場，你算我一個便可以。」
這是我們點過食物後他第一句跟我說的話。此刻猶如提早收到生日禮物一樣，我的心情立刻變得比剛才更愉快。
「這樣沒有問題吧。」
他接著問，我也不得不收拾剛才的心情，我回答他的語氣也是輕鬆的：「沒問題，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出席啊！」
「這個當然，哈哈！」
他傻笑我樣子很是可愛，我也好一段時間也沒遇過這些男子，當這個話題結束後，我們也換了個話題，明天開始他已經沒有工作，作為朋友關心他的將來也算是合理吧。

「你找了工作沒有？」
「還沒有，我還需要休息一下，很大機會去旅行，我也很久沒有出國了！」
「其實我很羨慕你的生活，空閒時可以自行攜著背包到處走。」
這是我真心的說話，其實我也渴望有一天能夠遠離繁囂，帶著背包四處流浪，我相信是一件賞心樂事。
「其實你也可以的，只需要放下時間，放下工作。」
他說的雖然容易，但是在一個地方生活了接近三十年，突然到外國生活，總會有些好奇和恐懼。我唯唯諾諾的聽著，他續說：「我相信你也會跟我一樣，能夠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
「對！但食物已到，我們先行吃東西吧！」
說罷，我們一邊進餐，一邊談笑風生，這晚卻是輕鬆渡過。由於他明天不用上班的關係，他跟我一起乘車，到了我的家門樓下時，他才離開。他的背影逐漸縮小，直至消失。這晚的遺憾卻是沒有請他到家中作客，畢竟自己沒有這個膽量說出來，更甚的是難得Carla今晚不在家中。但跟他這一別，相信也要等待二十五日晚才能夠見面，他很大機會在這兩天出發到東歐，預算逗留半個月。

「我相信你也會跟我一樣，能夠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
這句說話在我腦海縈繞著，究竟自己直到何時才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呢？

第十章第二節：伊甸的天空（伊甸篇）

這天下午，我卻在香港的半空中，準備尋找我的天空。
第一站是莫斯科，第二站是聖彼德堡，原定還打算到高加索地區，但由於安全理由而打消這個念頭，結果我還是改變行程到烏克蘭。

第一站我只是停留了三日，期間主要到了克里姆林宮附近的聖巴西爾大教堂，但我並沒有進內。除此之外，我還在市集內買了一些記念品，當然還少不了到訪莫斯科市的球會，還買了一些球會記念品。
第二站是一個不得不去的地方，她就是聖彼德堡，這個貴為前俄羅斯的首都，要是沒有到此地方一遊，這麼跟沒有到過俄羅斯沒有分別。這次停留時間比較長一些，在冬宮廣場外，我還不斷把風景收集於照相機內，還不時抬起頭來，感受這一片天空。晚上還不忘在涅瓦大街中漫步，感受一下霓虹燈光下的自己。這裡不像香港，這兒沒有高樓大廈，只有一條又一條的橋樑。每逢日間，我還少不了到附近的博物館參觀，累了的時候便坐在公園內思考人生。其實我只是想想會否到直布羅陀探望Mabel，還是到過烏克蘭後，便直接返回香港？但這些只是小事一樁，更加重要的事就是需要處理我和Llesenia的關係，其次是工作，剛離職不久的我，工作卻是最逼切的問題，要是沒有工作，便沒有穩定收入，要是沒有收入，任何事也只是空談吧！

當離開聖彼德堡後，我乘坐飛機到達烏克蘭首都基輔，除了到列寧像面前朝聖外，也沒有細心觀賞名勝古蹟，反而嘗試乘搭了一種比較有特色的交通工具纜車，並在附近的旅館作息，準備明天乘車到達車諾比。這城市是核災難後遺留下來的一個城市，現在已變成鬼域，但在疏散區內，仍然可以供遊客參觀，但當然進入這範圍內需要簽訂一張生死狀，及需要由導遊帶領下進入。這個鬼域跟一般城市沒有分別，一樣有房屋，有汽車，有學校，有花草樹木，亦有社區設施，只是沒有人來人往的景象。
一路上，我們看見有些青年在其中一所學校外牆噴上彩畫，但沒有人阻止，我只看見外牆上畫了一些我看不懂的字母。聽導遊講解後，方才知道他們是藝術家，他們得到特許自由進出。除此之外，這裡還有一些小動物出沒，像是一個以城市作為題材的動物園。我隨手抱起一隻貓，此時導遊才阻止我，他示意我不要觸碰這裡的動植物，我理解他的擔心是正常的。在這裡，我停留了超過三小時，當離開疏散區後，我便走到附近的公寓留宿一宵。接著乘坐公車返回基輔，及乘搭飛機返回莫斯科，最後返回香港，準備跟Llesenia一起慶祝生日。

第十章第三節：巧遇（卡拉篇）

「Simon，你可以下班了！」
「那再見了！」
說罷，他已急不及待打開玻璃門，踏出這店鋪門外，此時只是下午六時正。

由於今晚是公司週年晚宴，所以店鋪也提早關門，好讓我們準備盛裝出席。所有入職超過一年的員工，如無特別理由也必須出席這個晚宴，除了第一年入職外，其後數年我也不曾缺席這場合。除了有機會參與抽獎外，最主要是有機會接觸其他分店和寫字樓的同事，相信也有一些像我一樣單身的同事，也在這裡尋求「協助」。

這晚我穿著了一套淺藍色吊帶連身裙出席，此時也吸引了一些男同事的目光。Jackson率先笑說：「小姐，有興趣交個朋友嗎？」
「你已有我手機號碼。」
「我要跟你共晉晚餐，可以嗎？」Gavin接著說。
「我跟你太太說。」我笑著回應，在旁的Vera也附和著：「你還是算了吧！哈哈！」
「Vera，你今天也不賴啊！」她穿著的是淺紫色連身短裙配上紫色高跟鞋，要是她這個裝束，不難估計她是尋找「獵物」，也可能是晚會結束後到蘭桂坊流連吧。
在這些場合，所有女士們也是喜歡爭妍鬥麗，這也是公司取消了晚宴服裝這個福利，所有衣服也是自掏腰包下，反而令我們一眾女士們有更多選擇空間，但這也是令我不爽。

當到達會場後，在Gavin的帶領下，我們走到被安排的十五號桌。我坐在Ada和Gavin之間，使我沒趣非常，但已習慣了。往年的週年晚宴我只是安靜地坐在一旁，也不會應酬其他分店的同事或寫字樓的高層，但今年有所改變，由於我剛擢升為店鋪主任，我也有認識其他同事們的必要，這也促使我走到舞池內。

我繞過舞池，走到擺放香檳杯的長方形桌前，侍應們隨即把盛載著金黃色液體的玻璃杯遞給我。
「Carla！」
當我接過玻璃杯後，旁邊穿著藍色西裝褸的男士呼喚著我的名字，難道已經有人認識了我？心想：「升職後待遇果然不同凡響，嘻嘻！」
但當他轉身後，我的情緒由興奮變成愕然。
「為什麼會是你？」
這個身形魁梧，留著一把長髮的男子，為何在這個場合出現呢？他為何知道我的名字？
「我也想不到你跟我也是同事而已。」
當他說到「同事」二字後，我才懂得用正常思維來思考這個問題，他跟我同一家公司，才有機會在此相遇。但他不是「那個人」的助手嗎？那麼為何能夠成為我的同事？他就是Gary。
「且慢，你不是『那個混蛋』的助手嗎？為何我們是同事？」我不解地問。
「我協助你父親只是副業而已，我的正業是賣珠寶，你不會是其他分店的同事吧？」
「我是負責另一個品牌，我是賣手錶的。」
說時遲那時快，我立即打開手袋，把新印製的咭片遞給Gary，當他接過後，他說：「原來你也跟我一樣，在尖沙咀上班。」
「你也是？」
說罷，他用雙手奉上他的咭片，當我接過咭片後便大吃一驚，原來他的職位是香港分區行動經理（Operation
Manager，簡稱OM），即是比Gavin的職位還要高一級。他還補充說：「幸好你遇上我，記緊遞咭片的動作是雙手奉上啊！」

猶幸他的提醒，否則我將會出醜於人前。
「謝了！」
說罷，我們的嘴角同時微微向上，自然地碰起杯來。由於彼此間沒有隔膜，我也大膽作出題問，問一些與工作無關的事情。但當提及到「那個混蛋」時，氣氛也開始緊張。
「你在公司位高權重，為何仍有時間協助『那個混蛋』工作？」
「別要這樣說你的父親吧！他並非你想像中這麼差的。」他笑說。
未知是否他的笑容或氣氛感染了我，以致我沒有意識打斷他的話。雖然我保持心平氣和，但我仍需要說出這句說話才能抑制底裡的怒火：「他丟下了我們兩母女，獨自走到美國，到現在生活潦倒才回來跟我們搖尾乞憐，為何我要尊重他？」
「事情不是你想像中這麼簡單．．．」
「你別說了，關於他的事我沒有興趣知道，明白嗎？」
我打斷他的話後，也沒有繼續對話。我轉身後，身後的聲音飄到我的耳邊：「你太偏激了！」
我沒有理會他，只是一直向前走，返回十五號桌。

這晚可說是沒趣非常，除了未能抽中公司的大獎外，還在這晚被逼提著「那個混蛋」，最大失落的當然是未能認識其他同事，以致這晚卻是悶悶不樂。此時剛散場不久，但手機鈴聲卻響起來，是一個沒有在聯絡人名單中的手機號碼，我立刻接聽：「你好！」
「你離開會場嗎？」
是一把熟悉的聲音，我已肯定他是Gary，我問他：「對啊，你在那裡？」
「我在停車場，你稍等我一會可以嗎？」
「為什麼？」
「讓我送你回家吧！可以嗎？」
當他說罷，我回應了一句：「可以！」通話便結束了，難得有男士主動接載我回家，這也得以讓我節省一程車資，我也想不到有甚麼理由可以拒絕他的好意？說實在我也不是隨便乘坐陌生人的私家車，但他是我的同事，我相信他不會對我怎樣？

「咻！」
「咻！」
我聽見汽車的鳴笛聲後轉身，Gary立即示意我上車，我坐在前座跟他說：「天后。」
「沒問題！」
說罷，他已駕著私家車，往天后方向出發．．．

（續）